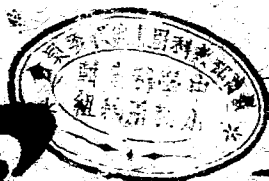


吳名編 大陸書局印行

宣傳劇集 第三



TK

大光明 大光明 大光明





宣 傳 劇

第 三 集

吳 名 編



大 路 書 店 印 行



寫在前面

「宣傳劇」在目前能夠加速生產的主要原因是：（一）客觀的條件已使中國戲劇運動不能離開抗日的戰鬥任務而得到進展；（二）同時，抗戰中的政治工作者都已認識「戲劇演出」是最有力的宣傳手段，這種認識的結果，就形成宣傳隊對於戲劇的廣泛的需要。

所謂戲劇的戰鬥任務，可以說是戲劇的教育任務——在抗戰的現階段，戲劇不但要教給羣衆以救亡的概念，並且要教給他們以在救亡過程中應付一切反動力量的態度和方法。自然，能賜十足適合這個條件的宣傳劇，現在還很缺乏，但可以給羣衆以情緒上的激盪的抗戰劇作，却也不在少數，因此，出版家把它們編輯成冊，至少是代宣傳隊出了一點搜集和選擇的力氣的。

在大路書店這三集宣傳劇里，有的已經在戲劇刊物上發表過，有的則雖已演出



(南)

多次的，還沒和排字間會過面，現在把其中的幾篇，作一個簡短的介紹。

「到前線去」——原名「漢奸與傷兵」·李增援編·曾經平漢流動宣傳隊演出四五十次，很給傷兵觀眾以有力的啓示之外，還在觀眾的腦里，印上了一個明確的小漢奸的形相。聽說有人把這戲的內容略加改竄，易名「大學眼藥」，在陝北發表過。

「死守盛家橋」——蔣白干編，這戲吃重後台的「效果」工作，倘「效果」做得不好，便會減色，演給軍隊看，和「火海中的孤軍」有異曲同工之妙。

「電綫桿子」——平教會編·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有單行本，演出時的舞台空氣是極為嚴肅的，日本軍隊蹂躪婦女，尤使農村觀眾咬牙切齒，是十分抓住農民的忌諱點的緣故。

「我們的國旗」——平教會編·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有單行本，形式和內容都很

適宜演給農民看，祇是有一段略嫌文藝化的對話，最好能避免不用。

「賊」和「我們的機廠」——這兩戲都是張望君爲鐵路工人特寫的，在抗戰中，廣大的鐵路工人羣衆的生活思想是應該加倍注意的，然而爲鐵路工人而寫的劇本是太少了！

「有力的出力」——王勉之編。這戲的發表，還沒有多久，內容上很顯出是一種進步，它除和其餘劇本同樣地站在抗日除奸的立場上，說明人民兵役是一種義務之外，並指出了現行保甲制度的弱點，演給農民看，很覺切實，祇是下半部略覺鬆懈，導演者須注意避去講演式的場面。

「轉 變」——是李增援君爲救國公債徵募委員會編的，宣傳劇農村和都市都可上演。

宣傳劇的力量，在於把一切事物的實際狀態顯現給宣傳對象，使宣傳對象感到切膚之痛，起來做一種準備，所以宣傳劇必需是「寫實」的，才能得到效果，象徵主義的宣傳劇如「九一八以來」雖說是一種新形式的創造，但不識字的勞苦大眾是不容易理解它的。所以象徵主義用在宣傳劇的寫作上實在不很合適。

希望宣傳劇的結集，能夠在最近期內，由一集二集三集增至無數集！

吳名，一九三八，三月，書於平漢流動宣傳隊車中。

目 錄

有力的出力.....	一
轉變.....	三二
夜之歌.....	六三
血債.....	九三
賊.....	一〇三
爭取最後勝利.....	一一六

有力的出力

王勉之

地點：某縣

時間：民國二十六年冬

人物：（以發言先後爲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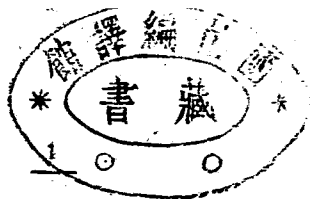
陳妻 二十二歲

陳母 五十歲

保長 約四十多歲

牛半仙（算命的術士）約四十多歲

陳德貴（農民）二十五歲



馬耀庭（新從前線回來的傷兵）三十歲

佈景：一個簡陋的農家

正中有個門，是通外面的。左側有個門，是通臥室的。中門兩旁開有兩個小窗。左方放一張方桌和幾把椅子，左角放着一個擺茶壺桶的架子，上面有一個茶壺桶和幾個茶杯。右角放着一張藤靠椅，上面鋪着一張破舊的毯子。右方放着一個茶几和兩把椅子。壁上地下，掛着或擺着的都是些農具。

幕啓時，陳母正坐在桌旁椅上縫衣，時時發出慨嘆的聲音，彷彿有什麼重大憂慮似的。陳妻也正在彎着身子掃地，但不時的昂起頭來向門外探望。不久，她停住了掃帚，立了起來。

陳妻（以下簡稱妻）：媽！他上城裏去求周三老爺寫信，已經有大半天了，爲什麼這時候還不同哩？（仍掃地）

陳母（以下簡稱母）：（仍然縫着她的衣服）求人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哪兒能

這麼快就回來？

妻：（又停住掃帚立了起來）媽！怪不得咱們運氣不好，原來這都是命裏注定了的

。（仍掃地）

母：（停着針把頭昂起來）什麼？當兵，也是命裏注定了的嗎？

妻：（立起）是的。前兩天，有一個算命的先生，叫着什麼牛半仙的，他給懣老人家的兒子算了一個命，他說：德貴今年的流年月將都不利，說不定還有殺身之禍哩。（剛把身子彎了下去却又立了起來）他又說：這幾個月煞星下凡，最好是別去當兵，否則在數難逃，準會送命的！（仍掃地）

母：（嚇得忙把縫着的衣服，丟在桌上）是真的嗎？煞星下凡，（略沉思）對了，怪不得四處都在打仗哩！原來是天上的煞星下了凡。你沒有問他，可有什麼方法能解除這個災難？

妻：（地掃完了）法子倒是有的，不過……

母：不過什麼？哦！他是要錢吧！

妻：（拿着抹布揩拭桌椅）是的。他說須要給他五塊錢，他才能替咱們解哩！

母：五塊錢，未免太多了！咱們今年的收成又不好，一時哪兒能湊齊這五塊錢？

妻：媽不是有一付銀手鐲嗎，把它換了也許能值三四塊錢，不夠的時候，將我那幾件半新不舊的衣服拿去當一下，大約也差不多了。他講好了今天要來聽咱們的回信的。

母：（一面看着自己帶的手鐲一面講）銀手鐲，可憐我這麼大的年紀，就只有這一點東西了！我還想把它帶進棺材裏去！（流着淚，語音哽咽着）這手鐲，還是我從前出嫁的時候……

妻：（將抹布收起走近母邊）媽！這是爲了救你老人家的兒子呀！

母：咳！我真是一個苦命的人，連這一點東西都留不住！（向着天）天老爺，你也太狠心了！（淚流得更多）

（保長自外入。陳母立了起來。）

保長（以下簡稱保）：大嫂子！你的丈夫在家嗎？

妻：保長！請坐！他早上進城去了。

保：（命令地）他回來時你告訴他，明天早上六點鐘在前面李家祠堂空場子上集合，到城裏去受訓，誤了卯，是要受嚴重處分的。

母：保長！我只有這一個兒子，可憐我二十五歲就守了寡，好容易把他撫養到這麼大，現在我們婆媳二人全靠他種田過活，假若你把他抽去當兵，豈不是叫我們活活地餓死嗎？

保：（保長應有的傲慢）老太太！這是政府的命令，有力的要出力，有錢的要出錢，誰也不應該反抗的！并且也不能怪我，我不過是奉着命令才來抽丁的。

（陳妻端了一杯茶給保長。）

保：謝謝！不用吃茶。

母：保長！我們哪兒敢反抗政府的命令，更不敢怪惱！（語氣也帶了點強硬）不過，我不明白，有的人家三兄四弟的，政府倒不去抽，為什麼偏偏要抽我們這人口少的哩？

保：（不知怎樣答復才好）這個……因為……（覺得她剛才的話有點刺心）這用不着你們管的！要知道這是政府的命令，它愛怎麼抽就怎麼抽，我們只有服從命令！

妻：（不服地）我總覺得奇怪，政府怎麼會有這種不平的命令，人口多的不抽反而要抽人口少的？

保：（被她反問一下不覺生起氣來）信不信由你！你們這些婦道人家，懂得什麼？妻：（也有點生氣了）聽說有錢的人家可以花錢買人頂替去當兵，難道這也是政府的命令嗎？又聽說，只要地方上紳士肯寫信給區長聯保主任的就可免去當兵，難道這也是政府的命令嗎？（陳母要攔阻她再講下去，可是怎麼也阻不住）又

聽說，只要機關上有親戚或是朋友的，就可弄個掛名的差使，不去當兵，難道這又是政府的命令嗎？又聽說，有的人明明到了當兵的年紀，却慌着多報幾歲，或者少報幾歲，於是就不抽了，這難道又是政府的命令嗎？又聽說：花錢運動一下，保長就不抽他了，這難道又是政府的命令嗎？保長！只要您辦事公平，我們屁也不會放的。

保：（氣極了，因為對方是個女人，而且要保重自己的身份，不便怎樣發作）我辦事素來公平，剛才講的那些事，都是你親眼得見的嗎？

妻：我親眼雖沒有看見，可是我耳朵裏聽得多了。

保：耳朵聽的話，那耳就能作準哩，現在腐話少說，你的丈夫回來，叫他別再出去，準備明天早上集合。我還有事，再見吧！（下）

妻：（指着保長的後影）虧你好意思！你自己已有四個兒子一個也不抽，偏偏要抽我們家裏一個人的，你還口口聲聲說這是政府的命令，我看不如乾脆就說是你的

命令吧！

母：（坐下）這也不能怪他，誰願意讓自己的兒子去當兵哩？我覺得你剛才是不應該那樣得罪他臨！

妻：媽！我也覺得是過份子一點，因為我實在氣得忍不住了。

（牛半仙入。）

牛半仙（以下簡稱牛）：（老是彎着腰鞠躬如也滿面春風地）大嫂子！老太太！我今天特來聽你們回信的。

母：（立起）這位是……

妻：他就是那位算命的牛先生。

牛：（坐下）怎麼樣？那一件事情，你們家裏的人都商量好了沒有？

妻：我們已經商量好了，請你就這麼辦吧！（返身視其母）不過這個錢……

母：（早坐下）就拿我這一付銀手鐲到城裏去換吧！（躊躇）現在德貴沒有回來，

叫誰去換呢？

妻：就把這個給牛先生自己拿去換好了。

母：也好，（由手腕上取下手鐲交其媳）

妻：牛先生！現在我們家裏沒有錢，只有我母親一付銀手鐲，可是又沒有人進城去兌換，我想就把這個手鐲給你，請您勞點步自己去兌換一下，如果錢不夠的話，我們再補給您，好嗎？（手鐲交給牛）

牛：（看見手鐲早已站了起來滿臉堆着歡笑）好的，好的。那麼馬上我就回去把佛爺爺請來，佛的心腸是最慈悲的，你們這樣虔心信佛，佛爺爺一定會免去你們家裏的災難，這就叫做逢凶化吉，遇難成祥……

母：（以手合掌）阿彌陀佛！

牛：老太太！大嫂子！回頭見。（下）

（陳德貴自外入）

陳德貴（以下簡稱德）：媽！剛才出去的那個人是誰呀？他來幹什麼的？

母：那是一個算命的先生，叫牛半仙，我們特請他來解災難的。

德：什麼牛半仙？那個傢伙鬼頭鬼腦的倒有點像牛半鬼，他能解什麼災難？您老人家別上了他的當！（坐下）。

母：你今天進城裏，爲什麼這時候才回來？保長剛才來過啦，他叫你明天早上六點鐘在李家祠堂前面集合。

德：（氣憤憤地）集合就集合，反正逃避不掉的，怕也沒有用處。

妻：你今天大半天沒有吃飯，恐怕早就餓了，我去炒點飯給你吃吧。（欲行）

德：（止住她）不用炒飯了，我不餓，我今天吃飽了一肚子的氣，這時我吃不下什麼東西？

母：你到城裏去求周三老爺寫信給區長，他答應了嗎？

德：（更憤）別再提那個混賬東西！

母：（雖然有點詫異，但也猜得一點）：爲什麼？你是受了他的氣嗎？

德：不是受他的氣還受誰的氣呢？我去的時候，聽說他昨晚打了一夜的牌，輸了一百多塊錢，天亮才睡。我當然不敢驚動他，就在門房裏坐着等候，足足等了五六個鐘頭，他才起來。一見面，聽說我是求他寫信給區長的，也沒有問過青紅皂白，開口就痛罵了我一頓。

妻：他罵你什麼？他不肯寫信就得了，幹嗎還要罵人？

母：大概他是打牌輸了錢，沒有地方出氣，你剛剛碰着他的氣頭上，所以借你出出氣。

德：我又不是他裝氣的袋子，有氣爲什麼要找我出，難道窮人就不是人嗎？

妻：他究竟罵你些什麼呀？

德：他說：爲了國家要抽幾個壯丁去訓練，你們這個也找我寫信給區長說情，那個又要我寫信給聯保主任講好話，區長和聯保主任又不是我的兒子，那兒肯這樣

聽我的話？你們這般鄉下人，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什麼事都要找我周三老爺，連報酬都沒有一點點，難道我這個「三老爺」是你們委的嗎？

母：咱們就只求他這一次，他也犯不着這樣動氣呀？大概是咱們沒有送點禮物給他，所以他有點生氣了。唉！早知這樣，該把家裏那個老母鷄帶去送給他。

德：他後來越罵越起勁，我氣得幾乎要打他。他罵我：「你們這般東西，簡直是天生的亡國奴，蠢得比豬還要厲害！國家已到了最後關頭，前方打得這樣緊張，你們還不出來當兵救國，只想躲在家裏陪着老婆過太平日子，難怪外國人罵中國人只有五分鐘的熱心，我看你們連五秒鐘的熱心都沒有！」

妻：「國家到了最後關頭，前方戰事這樣緊張」，他口裏說得倒很有道理，但是，在這時候他為什麼還要打牌，難道打牌也是為救國嗎？虧他有臉還罵別人是天生的亡國奴，不知道他自己是什麼？

德：他是什麼？他還是咱們縣裏抗日救國會的委員老爺哩！

母：別再講了！這般紳士老爺本來就只會欺負咱們窮人的，就讓他罵一頓也算不了什麼。不過，他不肯寫信給區長說情，現在咱們怎麼辦哩？

德：與其受這些骯髒氣，不如我還是去當兵的好。

母：（忽然記起來）剛才來的那個算命先生。他說能替你解掉這個災難，只要五塊錢就行。

德：當兵那兒就是災難？您老人家別聽他瞎扯！這傢伙準是來騙錢的。

母：我因為沒有錢，將那付銀手鐲給他拿去換了，他回家去請佛爺爺，就要來的。

德：什麼？銀手鐲給他了嗎？糟了！糟了！

妻：我們也是急得沒有辦法，才去請他的。

德：找算命的能有什麼好辦法？白白地把銀手鐲給他騙去了，那個傢伙等一會來了，我定要他把手鐲還給咱們。

母：（在無可奈何之中又想出一個辦法）德貴！我看你還是裝着生病吧！聽說有病

的人，政府裏是不抽的。

德：人家要請大夫檢驗的，假病給檢驗了出來，怎麼辦哩？

妻：要真的生病，也很容易！現在天氣這麼冷，你把衣服脫換，站在窗口那邊，給

西北風多吹一下，不就病了嗎？

母：真的，這倒是個好辦法！

德：真的生病，也不是一件舒服的事，別真弄出大病來，倒不是好頑的。

母：在家裏生病，總比出外當兵好的多，一點小病，過幾天就會好的，這怕什麼？

你自己快到房間去把衣服脫掉吧！

德：（無可奈何地）好！我就進去脫吧！（進臥室裏去）

母：（對其媳）你去把被窩拿一床鋪在籐靠椅上！

（陳妻入內拿了一床被來鋪在籐靠椅上。）

母：德貴！衣脫好了沒有？窗口有風，你快到這兒來站着。

德：來了。（一面答應，一面穿着一套短褂袴走出來）哎呀，好冷。（渾身已在發抖）

母：（對其子）你快站在窗子那兒去，稍爲凍一下就行了！（對其媳）你站到門外去，當心有人來了。

（德貴走近右窗立着，陳妻由大門出去）

德：（身子抖個不住）這裏真冷，我實在有點受不住了！（噴嚏）我還是願意去當兵，這，這個頑意兒真不好受！（又是一個噴嚏）你們這簡直是故意在同我開頑笑！（又是一噴嚏）媽！好了吧？我已經冷得要命，不能再凍了！

（陳妻慌忙走了進來）

妻：（對其夫）你快睡進被窩裏吧！保長又來了。

（德貴急忙鑽入被內，保長正由外面進來）

保：老太太！你的兒子回來了沒有？

德：（由被內伸出頭來）保長！（又是一個噴嚏）請坐！對不起，我有病沒有起來招待哩！

保：（覺得有點詫異）今天早上有人在城裏會着你，還是好好的人，怎麼病得這樣快呀？

母：保長！聽說有病的人是不抽的吧。

保：那倒要看是什麼病，并且病好了馬上還是要抽的。我還要告訴你們，剛才上邊來了命令，限今天下午本保所有壯丁，須集合到城裏報到，有病也是要去酌！

（對德貴）我特來通知你，請你早點預備！我走了。（下）

德：這都是你們出的好主意，當兵沒有免掉，反而白受了一場凍。

母：真糟！誰知道生病的人也要抽哩？你現在身體覺得怎麼樣？沒有真的生病吧？

德：僅僅頭上有点發熱，大概不會真的生病。

（馬耀庭上）

馬耀庭（以下簡稱馬）：陳德貴老弟在家嗎？

母：哦！馬先生，多年沒見了！請坐！

馬：伯母，大嫂子，您好？（坐下）

母：謝謝！都好？

馬：（見德貴）怎麼？老弟有點不舒服嗎？

德：沒有什麼？（又是一個噴嚏）僅僅受了一點兒涼，（對其妻）你去把我的衣服拿來吧！

（陳妻下）

德：耀庭！你不是在天津做買賣的嗎？為什麼又當兵？你受的傷重嗎？

（陳妻上，將衣放在德貴旁邊）

馬：（坐下）為什麼？還不是因為不願意當亡國奴呀！老弟，我不但當兵了，我還

同鬼子們打了三個多月的仗哩！這隻手是被敵人的炸彈炸傷了的，不過還好，骨頭並沒有斷。

（陳妻端了一杯茶給馬耀庭）

德：（一面在穿衣一面說着）當兵真是一件危險的事情，怪不得人家都不願意幹。

馬：老弟快別這樣講吧！這種亡國的思想，千萬不能放在腦子裏！

母：馬先生！你到這兒來了多少天了？現住在什麼地方？

馬：我來了一個多星期了，現在住在城裏第廿六傷兵醫院裏，早就想來看你老人家

同德貴老弟的，因為這幾天下雨，所以沒有出來。

母：馬先生！你老太太好哇？你太太同令郎都好嗎？

馬：（顏色慘然）他們……（略停）都死了！

母：什麼病死的？怎麼會都死了？染着什麼瘟疫嗎？

馬：沒有病，也沒有染着什麼瘟疫，是被鬼子們逼死的！

德：世界上會有這種慘事嗎？

馬：老弟！你祇知道你這個世界不會有這種慘事，哪兒會知道還另有一個世界，像這種慘事，多得很哩。

母：究竟是怎麼樣一會事？馬先生，希望你趕快告訴我們！

馬：咳！（含着滿眶眼淚）話說起來太長了！（淚已奪眶而出）我自從把家從這裏遷回天津原籍，就在天津開了一個小店，一家人安分守己的過日子，總以為不會有什麼岔子的，哪兒知道，鬼子們奪去了我東北數省之後，心還不足，又想奪取我們的整個華北。蘆溝橋事變以後，北平，天津，接連都被鬼子們佔領，我們就由此做了亡國奴了。先前，我也聽見人家說，當亡國奴是比豬狗都不如的，我總不大相信，到了真正做了亡國奴之後，我才知道，這話一點也沒有錯。

德：你當了亡國奴，究竟受了些什麼痛苦？

馬：痛苦太多了！一時那裏說得盡。我就告訴你一點點吧！我開的那個店，自從鬼子們佔了天津以後，店裏的東西，他們愛什麼就拿什麼，錢，別想他給你一文。最可恨的，你稍爲緩一點給他，不是拳打，就是腳踢，有一次，我幾乎被他們打得半死。

德：（憤極）你爲什麼不還手？

馬：（苦笑）還手？誰有那麼大的胆子？（一個字一個字沉着地講下去）亡國奴還敢還手打他的主人嗎？這還是小事哩，我再告訴你一件更悲慘的事。（語音更加沉重）有一天晚上，我們都睡着了，忽然來了三個鬼子憲兵，說是來搜查的。在外面搜查了半天，也沒有搜到什麼，後來又要進我母親妹妹的臥室裏來搜查，我只好就讓他們來搜。他們一看見了我的妹妹，長得還不錯，（又悲又憤）於是就按在床上，這三個狗東西，開始輪流強姦起來。我的母親，本來是生着病的，被他們這麼一來，又驚又怕，又急又氣，可憐她老人家活活的被駭死

了！（憤得眼裏幾乎冒出火來）我的妻子，因為怕受污辱，硬着心腸，將兒子女兒拋在床上，就到後院子裏，向井裏跳了下去，我眼睜睜看着她們那樣慘死，真比自己槍斃還要難受。我的兩個兒子，一個剛滿半歲的女兒，因為哭嚷着要媽媽，也被這些強盜，拿着刺刀，照着我三個小孩子身上，就是這麼一下，（漸漸悲憤得語不成聲）我的三個小孩子，就在床上給他們殺死了。我一面看着我的母親，我的妻子，我的兒子，我的女兒，死得這麼慘，我一面聽着隔壁房間我的妹妹在那裏喊着救命，這時候我的心裏，真比刀挖箭射，滾油煎着還要難受！

德：（憤怒到了極點跳了起來）耀庭！你為什麼當時不去殺這些狗東西？

馬：（咬牙切齒地）我豈但當時想殺死他們，我簡直恨不得吃他們的肉喝他們的血，把他們千刀萬剮，我才甘心哩！可是我，早就被他們綁了起來，我的口裏又塞着棉花，他們又用手槍對着我，我休想轉動一下。在那時候，我實在不願意

白白的送死，我早已打定了主意，（握緊拳頭）我要留着這個身子，爲我家裏的人報仇，像這樣血海深仇，我是非報不可！

德：對的，白死是沒有用的，咱們應該想法子去報仇！

馬：這個仇，實在太深了，我的妹妹在臨死的時候，向我流着淚，請我替她報仇，等我答應決定爲她報仇之後，她才斷了那最後的一口氣。（淚似水樣地向下直淪）

母：（眼淚汪汪地）鬼子們原來這樣殘忍，真比禽獸都不如！

馬：（立起）禽獸，他哪兒比得上禽獸？我看世界上最該殺的，最凶暴殘忍的，心腸最毒辣的，恐怕就是日本人！聽說他們奪去了我們東北幾省以後，東北的同胞，簡直同打入了十八層阿皮地獄一樣。天天過着非人的生活，一言一動，都須受鬼子們的管束，在每個人的家裡，他都派有一個鬼子來替你管家。你的一切錢財，你家裏一切東西，甚至於你的老婆，都要交出來由他支配。他稱爲

有點不高興的時候，對於你家裏的人，不是打，就是罵，彷彿主人對待奴才一樣。他要你的姐妹或者你的妻子怎麼樣，你就得依他怎麼樣，否則，他可以隨時槍殺你家裏的人，聽說東北的同胞，因此而死的，非常之多，尤其是不肯受污辱而自殺的更多。

德：（以拳擊桌）媽的！真氣死我了！

馬：要氣死人的事兒，還多哩。你是中國人，他却不准你讀中國書，要你讀他媽的

呀！咕嚕的東洋文。

母：爲什麼中國人不准讀中國書？

馬：爲的不該做亡國奴呀！他還讓亡國奴記念他的祖國嗎？他要你永遠做他的奴才，永遠不得翻身！

母：咳！鬼子們的手段真毒辣！

馬：他的毒辣手段還有比這更厲害的。他要你五家人共用一把菜刀，假若多出了一

把，就是死罪，聽說有個人家，爲了多搜出了一把刀，結果這一家人都捉得監牢裏去，每個人都被打得皮開肉爛，硬說他們是義勇軍的奸細，可憐這一家人都被他們打死了。

母：以前，我做夢也沒有想着做亡國奴會有這麼多痛苦的！

馬：亡國奴所受的痛苦，太多了，我一時也說不完許多。鬼子們還有一種最毒辣的手段，就是逼着咱們東北同胞打一種最厲害的藥水針，據說打過這個針以後，永遠不會再生兒子，他是故意要絕咱們中國人的種，你看鬼子的心有多麼毒！德：耀庭！今天要不是你這樣告訴我們，我們哪兒會知道鬼子的手段有這樣毒辣，我更不知當亡國奴多痛苦，我現在都明白了，我已甘心情願到前方去，我非殺盡鬼子們不可！

母：（立起）德貴！我現在也贊成你去當兵了！（對馬）馬先生！我本來不願意我的兒子去當兵的，現在聽了您一番話之後，我才覺得我的兒子應該去當兵，應

該去保衛國家，應該去殺鬼子！

妻：（也立起）馬先生！從前我們總是以爲「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現在才知道這是我們的胡塗，以後要改做「好男應當兵，好鐵應打釘」的了！

馬：「好男應當兵，好鐵應打釘」，改得好極了！伯母，大嫂子；要知道現在最光榮最尊貴最神聖的就是當兵！聽說你們貴處早就在徵兵了，有很多人躲在家裏不肯出來應徵，又有很多人逃到別的地方去，這未免太胡塗了！假若有一天敵人來了。看他還能躲得了逃得掉嗎？要知道沒有國，那兒來的家，國亡了，家還能保得住嗎？到那時候，眼睜睜看着自己的田地房產，金錢貨物，不是被敵人完全沒收，就是被敵人完全燒燬；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兄弟姊妹，不是被敵人任意殺死，就是被敵人任意姦淫；再想起來反抗，可就遲了！

母：馬先生！聽說日本軍隊的飛機大炮很厲害，這話實在嗎？

馬：這是一般漢奸故意誇大其詞來恐嚇我們的，我是從戰線上回來的，敵人的大炮

飛機，我都領教過了，也不過如此。實在講，鬼子們也只全靠這一點武器，否則早就被我們消滅了。我說，（聲音愈說愈大也愈沉着愈分明）咱們中國人，有四萬萬五千萬之多，只怕大家不齊心，一致對外，假若能夠萬衆一心，照從政府的命令，聽從最高領袖的指揮，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誓死抗戰到底，不屈服，不妥協，別說一個小小的日本，就是十個八個日本，也可以打倒它，消滅它！

母：要能打倒了日本，我真不知怎樣高興才好！馬先生！我年紀大了，希望在我沒有死以前，我能聽見看見我們中國強盛起來，把日本打倒，收回我們一切的失地，報了仇，雪了恨，出一出這口怨氣。

馬：伯母！打倒日本，并非難事，只要戰事延長一兩年，日本是非失敗不可！現在不管前方戰事是勝利還是失敗，這都無關大局，勝了固然可喜，敗了也用不着灰心，我們所爭的不是一時的得失，而是最後的勝利，只要我們全中國人不畏

怯，不灰心，無論怎樣艱難困苦，都要咬緊牙關忍受下去，有了這種百折不回的精神，我大胆敢有把握地說，這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中國的！

德：馬大哥！我馬上就要去當兵了，我非爲國家爭求這最後勝利不可！

妻：我進裏面去，替你收拾收拾東西吧。（下）（大家同時坐下，牛半仙持佛紙像燭等上）

牛：老太太！佛爺爺我已請來了。（說畢將小方桌搬至台口，將佛供好，馬立起視之良久，愕然不解何故）

馬：（指着佛像等物問牛）你這是幹什麼？

牛：（笑瞇瞇地）我是他們府上請來解除災難的。我姓牛，號稱牛仙。請問你貴姓？台甫？

馬：（不解）他們家裏有什麼災難要你來解呀？

德：（也立了起來）誰講我們家裏有災難？

(陳妻持衣包上，陳母也立了起來。)

牛：(別人早就在生氣了，可是他，仍然和顏悅色地解釋)那個人家沒有災難哩？他們家裏犯的是當兵的災難。我來替他們解一下，他們家裏的人就可以免掉當兵了。

蟹：(更愕然不解)當兵爲什麼也算是災難？

牛：這是佛爺爺的金口講的，你不信可在書上去查一下。因爲當兵是免不掉要打仗的，打仗是有生命危險的，您想，這不是災難是什麼？所以……

馬：(順手就是一記耳光)媽的！在國家同敵人抗戰的時候，正是需要人民從軍救國，你偏偏在後方無中生有說當兵是災難，叫人不當兵，你這小子不就是漢奸嗎？假若大家都受了你的騙，國家豈不是要亡嗎？老子平常本來不喜歡打人的，今天却非揍你不可。(又是一腳踢了過去)

德：你這傢伙，騙去的一付銀手鐲哩？快拿出來還給我們！

馬：什麼？你還騙了人家的東西嗎？快點拿去來還給他們，否則老子又要揍你了！牛：（口袋裏取出手鐲）銀手鐲在……在這裏。（交給德貴）我本來不要的，他……

……他們一定要給我，我……我……

馬：少說廢話，你快點滾吧！

牛：（越挨打越陪笑臉）是——是——得令——得令——

馬：得你媽，什麼令？快滾！看你這副鬼頭鬼腦的樣子，就知道不是一個好東西。

（牛半仙一面鞠躬着，一面又致敬禮，逡巡地向外退，退至門口，忽與牆壁碰着，於是轉身迅速地逃去。這時，忽然集合號遠遠吹起）

德：本保已在吹集合號了，馬大哥！咱們有機會，在前方見吧！媽！我要去了！

母：好！你去吧！你不要忘記我們！你現在不是我的兒子，你已經是中華民國的軍人了！你應該將你的血，你的肉，你的整個的生命，貢獻給國家，抵抗那殘暴的敵人，收復我們的失地！現在時候不早了，你趕快去吧！

妻：希望你在前方多打幾個勝仗，多殺幾個敵人，母親，有我侍候，請你不用掛心！
！你去吧！

馬：我也要去了，咱們一道兒去吧！老弟，我今天看見你們家裏這種情形，我心裏真高興，母親勉勵兒子去從軍，妻子勉勵丈夫多殺敵，這實在是復興民族的好現象，咱們的國家不會亡了！好，伯母，大嫂子，再見，老弟，咱們走吧！

德：媽，請您自己保重，我走了！（對其妻）你好好地侍候母親吧，我永遠不會忘記你的！（同耀庭下）

妻：媽！您別傷心了！將來戰事平定了，德貴依然會回來的。

母：我不是傷心，我是因為恨自己生的兒子太少了，假若能多有幾個兒子，豈不是

國家又多幾個兵去殺敵人？

妻：媽！我也恨呵！

母：你也恨什麼？

妻：我恨我自己不該是個女人，否則我也可以同德貴一樣去當兵報國了！
母：你別着急，女人報國的機會也很多，咱們暫時等着吧！

轉 變

李增園

地點：戰地附近之趙家村

時間：現在

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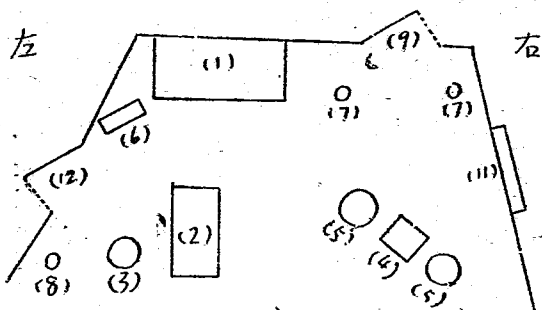
趙守業：年五十左右，趙村富戶，戴眼鏡，有鬍子，性慳吝，口吃，胆子小

趙繼芳：守業的女兒，十八歲女學生，精明強幹。

趙繼祖：繼芳的哥哥，生性憨傻，其蠢如牛。

張大爺：老年農人。

陳先生：小學教員，現任募捐隊長。



募捐隊隊員二人，

日兵甲乙二人，

村夫三五人，

佈景：守業之起居室

(1) 床 (2) 寫字台或長方桌 (3) 轉椅或靠背椅。

(4) 茶几 (5) 單人沙發或椅子 (6) 書架或衣架。

(7) 花架 (8) 衣架 (9) 外門 (10) 內門 (11) 窗子

花架，書架，窗子沒有也可，若在京戲舞台，則

右邊當外門，左邊當內門，若在露天，則僅在後面擋

點屏布條之類的東西，兩端可作內外門，但劇中必須

的道具是不能省掉的。

開幕時，守業一個人坐著打算盤，看賬本寫賬仔細檢點鈔票，寫賬，打算盤

……繼芳在內室唱「全面抗戰歌」：「敵人把那裏來，把他打回那裏去，敵人從那裏來進攻叫他消滅在那裏！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已經展開，全國的大衆要緊緊的結成一體，消除一切私仇，（唱至此她拿着一套軍裝走出來）對外抗戰我們的血肉要流在一起！快武裝起來！四萬萬同胞！用我們的血肉和新的武器抵抗到底，把侵略者趕出中國去，爭取最後的勝利！」（唱完此歌時已坐下，她繼續小聲哼：（一邊縫軍裝上的鈕扣）

守 業：（止住算盤，動動眼鏡，看看繼芳）這這這怎麼啦！不不不不不唱啦！

繼 芳：爸爸我不唱啦，你算你的賬罷，我唱歌別再擾亂了你。

守 業：這這這不不不要緊……我我聽了高高興高高興。

繼 芳：哼！你不是聽着我的歌高興，你是看着你的錢高興。

守 業：這這這孩子，這這孩子，又又挖挖苦我，好好好孩子，再再再唱，再唱（此時有飛機聲）

繼芳：爸爸你別聽我唱啦！你聽日本飛機唱吧！

守業：這這這……（有些害怕）

繼芳：昨天日本飛機在咱們這兒飛了半天，今天這樣又來了，昨天在周家莊還投了三個炸彈呢。

守業：炸……炸彈。

繼芳：是啊！三個炸彈，炸了兩個，有一個沒有炸的咱們的村裏還有些人去看啦，聽說咱們這兒也快成戰場啦！

守業：咱咱們們這兒也也成戰場？

繼芳：這還是假的嗎？這幾天日本鬼子常來放哨，日本飛機也常來。（飛機聲比較响些）你聽你聽一定沒有好事。

守業：（飛機漸遠後又打算盤算賬。）

繼芳：爸爸咱們也捐些錢買飛機吧？

守業：這這這不不行，不行這這這錢，還有用呢？

繼芳：你有什麼用？你不願意存到銀行裏，又不敢放給人家，捐一點給國家買飛機不好嗎？

守業：這這孩子你你就是知道買飛機，我不是說說過，這這錢是是給你哥娶媳婦，給你買買嫁妝。

繼芳：我不要你買嫁妝。

守業：不不不買，自己已已做省省得化錢，省省省得化錢，你你做的什麼？

繼芳：我做的軍裝。

守業：軍軍軍裝你哥哥的棉棉袍呢，做做完啦！

繼芳：沒有布，不够啦！我哥哥不是去買布去了嗎？他不回來，我怎麼給他做呀

守業：再再半個月，你你哥哥就結結婚啦！

繼芳：有半個月的工夫，我就準給他做好了就是啦！前天募捐隊來的時候，我答應他們，今天把這套軍裝做好了，一會募捐隊來拿呢？

守業：你你就是知道募募募募募募募，（說着收一部分錢放在身上，從床底下拿出一個錢箱子又數數錢，放進箱裏去又把箱放到床底下）是募募募募募，還還結婚結婚娶娶娶？

繼芳：當然是募捐要緊，募捐是國家的事，我哥哥結婚是他個人的事，個人的事當然不如國家的事要緊，你看，國家一亂，我的書也沒法念啦，什麼事都幹不成了！

守業：這這這要這這緊，你說要娶娶娶娶娶娶娶，（回到桌前從身上取出手槍按槍）這要娶孩子，明明年正月，你你也要結婚啦，你媽死死得早你自己也得有有個預預預預呀！

繼芳：我用不着預備，爸爸！你擦槍幹什麼？聽說鬼子要到咱們這兒來啦，你是

預備打鬼子嗎？

守業：打打鬼子，你你就是知道打打鬼子我我一個人，一支槍怎麼打打呢？

繼芳：一個人，一支槍，不是一樣打嗎？只有一口氣也要打鬼子，打死一個少一個。

守業：這這這我我不打。

繼芳：你不打鬼子，擦槍幹什麼？

守業：這這這是預備打打強強強盜的，這這這年頭，窮人多強盜多。

繼芳：爸爸你別糊塗啦！咱們這兒有強盜嗎？你認誰是強盜（聲色俱厲起來）日本不是個真正的大強盜嗎？

守業：（有點害怕的樣子）大大大強強大大——。

繼祖：（突然喊着跑進來，拿着一捲衣料，傻頭傻腦的樣子）爸爸，爸爸，爸爸。

守業：（赶快把手槍藏起來）這這這……。

繼芳：哥哥，哥哥，什麼事啊！

繼祖：爸爸……。（指着外面）

守業：這這這……。

繼芳：到底怎麼啦！你說呀！

守業：這這這說說說呀！

繼祖：爸爸，爸爸。

繼芳：你快說呀！

繼祖：爸爸日本兵，日本兵。

守業：這這日本兵！

繼芳：日本兵怎樣啦？

繼祖：日本兵來了，來了。

繼芳：在那兒？

繼祖：在王家村，都拿着槍還拿着本子畫地圖，拿着望遠鏡看咱們這個村子，就要來了，就要來了。

守業：這這這……（外面有穆羅犬吠之聲，）

繼芳：外面什麼事？

繼祖：是日本鬼子來了。

繼芳：（到外門去看）

守業：這這真真的嗎？

繼祖：怎樣不真呢？我親眼看見的。

守業：這這看看看準了沒有？

繼祖：怎麼沒看準，兩個日本鬼子，都是我親眼看見的，兩個兩個！

繼芳：（故意有恐慌的神氣）喊叫爸爸（把守業嚇得不得了繼芳看他害怕的樣子，忍不住笑了）哈哈……。

守業：這這……。

芳：爸爸不是日本兵，是募捐隊。

守業：募募募隊。

芳：是的還是前天到咱們家裏來過的那一隊呢？

繼祖：還是陳先生領的那一隊嗎？

芳：是的，他們到隔壁去啦！馬上就到咱們家裏來的（說着拿起軍裝）爸爸，

幸虧我做好了，要不怎樣對得起他們呢？

繼祖：（這時才把布交繼芳），你還是趕快給我做棉袍子吧！

守業：我我我說過啦！

繼祖：爸爸我結婚一定要穿的。

芳：別說啦！別說啦！到結婚的時候保你有穿的，就是啦！還說呢？

守 業：你你快把這這軍裝裝送送給他們，別別叫募募捐隊來了。

繼 芳：募捐隊來了，有什麼要緊呢？你怕什麼，他們又不是日本鬼子，我們樂意捐就捐，不樂意捐就不捐，他們又不強迫我們。

繼 祖：爸爸我剛才在城裏聽說上邊又要我們買什麼救國公債呢？

守 業：這這什麼？救救國公債？

繼 芳：是的，前天你不是聽陳先生講過嗎？昨天張大叔家裏還買了五百元錢的救國公債呢？

守 業：這這我我前天也說說說過過咱咱沒有錢。

繼 芳：爸爸！你怎樣老說沒有錢（指着床底下），剛才那些錢呢？

守 業：（也指着床下）這這這我說過，給給你哥哥娶娶媳婦，給給你買買。

繼 芳：別給我買啦，我什麼也不要你買給我，買東西的錢都買成救國公債好啦！

守 業：又又是救國公債，救國公債，買買有什麼用處呢？

繼 芳：有什麼用，你以為買救國公債沒有用處嗎？好！我先問問你們剛才你們怎麼啦！

守 業：剛剛剛才？

繼 祖：剛才我們怎麼啦！

繼 芳：剛才你們害怕沒有，誰把你嚇得那個樣子（學着他們剛才的樣子）那是因為什麼？

繼 祖：那是日本兵要來呀！

繼 芳：這不得了，要是中國政府有錢，軍隊多，槍械好，日本兵還敢來嗎？就是他們來了，不早把他們趕出去了，中國老百姓有錢，政府沒有錢，就沒有力量所以日本兵才來啦！

繼 祖：買了救國公債，日本兵就不來了嗎？

繼 芳：那自然啦，大家拿出錢來買救國公債，政府不就有了錢嗎？政府有了錢，

力量不就大了嗎？政府有了力量才能把敵人趕出去啊！敵人才不敢來呀！（外面有聲音，是的，是的，就是這這這大門，是的，犬又吠起來）

守業：（他和繼祖又怕起來）這這這……。

繼芳：這有什麼可怕的又不是日本鬼子來啦，一定是募捐隊來了。

陳先生：（先入）陳後面跟著兩個學生隊員，拿着包袱皮袍衣服等物打着「募捐隊」的旗子！

繼芳：陳先生，你們辛苦啦！

陳先生：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大家還不是一樣嗎？（繼芳去拿軍衣）噢！那套衣服（軍衣）做好了嗎？

繼芳：剛剛做好，剛剛做好，你拿去罷！（把軍衣交給陳先生）真對不起，早該給你送去的（他看見隊員拿的皮袍）怎樣你們還有皮袍嗎？

繼祖：那不是個新皮袍嗎？

守業：新新新的。

陳先生：這是周福祥先生捐的，他去年買了沒穿，天氣快冷啦，他情願捐給前線打仗的弟兄們，周福祥先生今天還買了三千塊錢的救國公債呢！

繼芳：爸爸你聽見沒有？

繼祖：你不說周福祥沒有錢嗎？

守業：是是是啊！

陳先生：他把他的房子賣了，你不知道嗎，明天他就要搬到王家村他親戚家去住啦

！大家都很贊成他。

趙先生：你打算買多少救國公債呢？

守業：我我我沒沒有錢。

陳先生：你別客氣了，你有錢是大家都知道的。

守業：這這這沒沒有，我我我沒沒有錢。

陳先生：趙先生你別再說啦，現在是有力出力有錢出錢的時候啦，你看前綫的弟兄們，一團一團的死，一營一營的死，他們爲的什麼？還不是爲了保衛國家保衛你和我嗎，要是沒有前綫的弟兄替我們拚命，我們不早成了亡國奴啦！前綫的弟兄們，爲了國家，性命都不要，我們還能愛惜錢財嗎，我們在後方有錢若不拿出錢來，對得起前方死傷的弟兄們嗎？

守業：我我一個人不不買，有有什麼關關關係呢。

繼祖：有別人買就行啦，還用得着我們買嗎？

繼芳：怎麼用不着我們買呢？國家是大家的國家，救國還不是大家的責任嗎？

陳先生：對啦！對啦！救國事情，是要大家來做的，譬如這次政府發行了五萬萬的救國公債，中國四萬萬多人，平均每個人一塊多錢，這一塊多錢還不容易拿出來嗎？

繼芳：是啊！我們那裏省不出來一塊多錢來呢？若是每人把節省的錢來買救國公

債，國家不就得到很大的幫助嗎？國家靠平常收入那裏够用呢？

陳先生：是的，你看現在中國飛機汽油，打日本飛機用的砲彈，不用錢買嗎？前線的糧餉槍彈，後方的設備不是都要用錢嗎？國家因為平常的收入不够用，所以發行救國公債，這是政府爲了救國家向我們老百姓借賬，現在每年有利錢，將來打敗了日本，還要還本錢。我們買救國公債，又得利錢，又救國家這是多麼好的事呢？

繼祖：要是中國打了敗仗呢？

繼芳：中國打了敗仗，中國就都成了亡國奴啦！那時候即有錢又有什麼用呢？陳先生你別和他們說啦，我爸爸和我哥哥說這些話都是白說，日本人不殺到他們的頭上他們是不會覺悟的，真對不起你們，現在這樣子好啦！（這時）取下金鐲戒指，我既沒有錢買救國公債，也沒有錢捐助國家，就把我這個金鐲和戒指捐給國家吧。（陳先生收下，一隊員寫收據）

守業：這這這你瘋瘋瘋嗎！你你你！·（着急，要瘋的樣子）

繼芳：爸爸我沒有瘋，也許你瘋了。

陳先生：這是個收據請你收起來。

繼芳：好好，真對不起你們你們喝杯茶坐一會兒吧！

陳先生：謝謝你，我們不喝了，還要到別處去呢，趙小姐若是大家都像你這樣子熱心救國中國不早把日本人打光了嗎？哈哈！……（向隊員）我們走吧（對趙等）再見。

繼芳：好，再見（送至門口）不遠送你們嘍！（回面見其父兄不談）爸爸你們怎樣啦！他們走，你們怎麼也不送送呢？

守業：送送送誰？

繼芳：爸爸，你幹麼生這麼大氣。

守業：這這這我我我！我我我問你你你把訂訂訂婚的戒戒指都捐上這這這咸

什麼話呀！

繼祖：是啊！這成什麼話呢？

繼芳：這有什麼要緊的。

守業：這這這還不不要緊，天天天哪，你你還沒沒沒結婚，訂訂訂婚東西就沒沒有啦！

繼祖：她簡直不知道結婚要緊。

繼芳：我不知道，就是你知道結婚要緊，我問你，到底是結婚要緊，還是救國要緊？倘使國家亡了，結了婚，能有幸福嗎？現在還有比救國更要緊的事嗎？

繼祖：哼！你嫂嫂是把我們給她的戒指丟了，我非同離婚不可，爸爸嬭婆家要是向我們提出離婚，咱們養得起這個人嗎？她婆家一定提出離婚的！

繼芳：離婚有什麼要緊呢，誰像你們似的不懂事。（她站起不理他們）

繼祖：爸爸，她家一定提出離婚的。

守業：這這這……。

繼芳：你們怕鬧離婚嗎？這樣好了，爸爸你拿出錢來，照樣給我買好啦！

守業：這這這不行，不行。

繼祖：爸爸，再照樣給她買去吧！

守業：再再再買，化化化錢，化化化……。

繼祖：爸爸，做金鐲子金戒指能用多少錢，她婆婆要是給咱們鬧離婚打官司，化錢不更多嗎？還是給他買去吧。

繼芳：要買現在就給我買去，明天我就不要啦！

守業：這這這……。（從身上取出錢來，看看捨不得又放在身上）

繼祖：爸爸，人家若是知道了，和咱們打官司，化錢不更多了嗎？

守業：這這這（又取出錢留一半在身上）這這這樣怎樣辦，給給給你錢，你你快到城城裏去買買買吧！

繼祖：（接過錢來）爸爸這些錢那裏夠呢，還不夠買一個金鐲子呢？爸爸，我還要買個戒指。

守業：這這這……

繼祖：給你錢，你自己去買吧，我不去，我不去啦！

繼芳：現在不買來，我就不買了。

守業：（接回錢來）這這這（無奈再取出些錢來）這這這可夠啦，（又交錢給繼祖，繼祖不接說條件）

繼祖：我也再買個金戒指。

守業：這這這好好買，買買買快快去吧，快快快……

繼祖：（接着鈔票，被父親推出了）

守業：這這這孩子，你你胡胡胡鬧鬧訂訂訂婚的東西，不不能捐的，訂訂訂（這時發生槍聲兩三響，守業又怕起來了）這這這槍槍槍響，槍響，繼繼

繼芳，繼繼繼芳。

繼芳：爸爸，這一定是日本人放的，你怕什麼？

守業：日日日本，放放放的，這這……

繼芳：你有槍不打日本強盜，你有錢不捐給國家，不買救國公債，你可別嚇的這個樣子。

守業：這道這道（又四五響，嚇得守業靠近繼芳，大聲喊叫）這這這，繼繼繼芳，繼繼繼（外面一陣狗叫）

陳先生：（急急跑來）趙先生，趙先生，有兩個日本鬼子到咱們這兒來啦，剛才在村子東邊隨便開槍打人，趙先生把你的手槍借我用一用。

守業：這這這不行我我沒沒沒有。

陳先生：趙先生，你別說沒有啦！

繼芳：爸爸！借他用一用。

守業：沒沒沒有。

陳先生：趙先生，你別再說沒有了，敵人未到眼前，大家應該有力的出力，有槍的

出槍，你自己又不敢出去打，快借給我用吧！（又響兩槍）

繼芳：爸爸，你聽見沒有？趕快把槍借給他吧！（狗又叫起）

守業：沒沒沒我沒沒……

張大爺：（扶繼祖，繼祖左腿受傷，腿上與手上滿是鮮血，嘴裏不斷哎喲叫罵，守

業等見狀大驚）

守業：這這這……

繼芳：（與陳先生趨前扶持）怎麼啦！怎麼啦！哥哥（扶其坐）張大爺這是怎麼啦！

守業：這這這（又急又怕但是說不出別的話來）

張大爺：我剛城裡回來，走到村東邊，就看到他被鬼子打傷啦，我才把他扶回來，

他要到那兒去的？

繼芳：他是要進城的。

守業：這這這……

陳先生：張大爺鬼子要來到那兒啦！

張大爺：來到村子東邊啦，他看見我扶起他來，就向着我們趕來，趙先生，趙先生
趕快把他藏起來吧！

繼芳：藏起來，

張大爺：是的，快把他藏起來吧，他罵鬼子，叫鬼子看見啦！

守業：這這這這……

張大爺：繼芳，你和你哥哥，都藏起來吧！

繼芳：我不藏，鬼子來就來，我不怕。

陳先生：不是說你怕，你陪你哥進去，看管他一會兒，免得鬼子來了多麻煩（槍又

三響！快點吧！快點！（大家把繼祖兄妹勸拉入內室，這時槍聲又兩響，直把守業嚇壞了）趙先生你別害怕，現在只來了兩個鬼子，把手槍借給我，我一下就把他們打光了，快把手槍借給我吧！

守業：這這這……

張大爺：看你嚇得這個樣子，若是把鬼子打死，你就用不着害怕啦！（又響兩槍）陳先生：張大爺我們不要跟他多說了，這樣好叻，我再到別處借鎗去，你快到觀音

廟打鐘去，（走）我們快走，（和張大爺跑出去了，又聞鎗聲）

守業：這這這（想到室內去看看這時又一陣狗吠，兩聲鎗響他想去關外門，頂頭有兩個日本兵進來）

日兵甲：（拿着手鎗先進來，日兵乙後進，也拿着手鎗，和一根馬鞭子）站住，舉起手來你是不是叫趙先生守業。

守業：（舉着攢抖的手，抖着兩腿和嘴）這這這

日兵乙：你不要說了，我們知道你叫趙守業的，你家裏有錢有鎗，有姑娘，早有人告訴我們的（從守業身上搜出手鎗和鈔票，拿起手鎗要打守業的樣子）哈哈：

日兵甲：（收起自己的手鎗從日兵乙手裏拿出手鎗指着守業）我們不打你的，這備着打中國軍隊的，快把錢拿出來，快把錢拿出來。

守業：這道這……

日兵甲：快快的，不快拿出來，就用這鎗打死你！

日兵乙：快快的（用鹽子抽守業）快拿出來（又打一鞭）快快的，（守業只得從床底下取出錢來（錢箱）日本找錢後一脚將守業踢倒）你們亡國奴，不打是不拿出來的。

日兵甲：他一定還有錢的，把你的錢統統拿出來，快快的！

守業：（跑地哀求）這這這……

日兵乙：（又打一鞭）快快的，快快的，（又對守業慘叫）

繼芳：（忽由室內拿出木棍來，向日本兵亂打被日兵乙奪取木棍，打在一起。終將繼芳捉牢）

守業：（從地上爬起，想替女解圍，當被日兵踢倒下去，這時外面鐘聲忽起，日兵驚懼起來）不好了，不好了，老百姓打鐘的，打鐘的，老百姓要起來打我們（忙將錢箱，鐘表，衣服，用被單成一大包袱）

日兵乙：（仍不放鬆繼芳，這時繼芳大喊，「快來呀！快來呀！」不要緊，不要緊，（向繼芳獐笑）

日兵甲：快跑！快跑！

日兵乙：帶她走，帶走的（拚命拉繼芳，繼芳拚命掙扎叫罵到地上）

日兵甲：快跑，快跑，（他拉日兵乙，乙拉着繼芳，快走拉開日兵乙和繼芳，硬拉

日兵乙跑去，繼芳倒在外門口處掙扎着想起來。）

繼祖：（從室內跛着腿出來，去扶起繼芳，此時鐘聲始停）繼芳，繼芳，……

繼芳：哥哥我不要緊，你快去打鬼子吧，（二人走到茶几前，繼芳坐在椅子上，此時忽有槍聲四五響）

守業：（由外入速至繼芳兄妹面前）這這這……

繼祖：爸爸，你到那兒去的！

守業：（看了看室裏的情形）這這這……

繼芳：爸爸是叫鬼子打出去的。

守業：這這這錢錢錢呢？東東東西呢！

繼芳：都叫鬼子槍去啦！

守業：（急的說不出話來）這這這：（繼祖兄妹都扶着傷處，鎗聲又三四響）

守業：（要發瘋的樣子）這這這完了，人人傷了，這這這打打打摸取手槍，槍槍槍也沒沒沒沒有啦，這這這……

陳先：（右手提著大槍，左手背着剛才日兵掙去的大包袱跑來，村民拿著守業

失的手槍，還有三五個拿槍或刀的村民隨後進來，趙先生趙先生，你的東西都拿回來啦！

繼芳：那兩個鬼子呢？

陳先生：剛才被我們打死了。

村民：被我們打死了。

守業：這這這……

陳先生：（把東西點交給守業）趙先生，這是你的錢箱子，這是你的衣服，這是你的鐘表。

守業：（似在夢中，呆看着東西不發一言）

村民：（交手槍給守業）趙大叔這是你的手槍。

（握在手里，似失知覺，只是呆着，衆人看着守業一時無語）

繼芳：（很憤慨的說）爸爸，爸爸，把這些東西都捐給國家吧！

繼 祖：爸爸我這腿，我要當兵去，當兵去，給我這大腿報仇，爸爸把這些東西都捐給國家吧！捐給國家吧！

村 民：捐給國家，捐給國家。

陳先生：趙先生你現在可明白啦，要等到敵人殺到我們頭上的時候，再救國，再捐錢，再買救國公債，那不就晚了嗎？

村民甲：趙大叔現在就捐吧！現在就捐呀！

陳先生：諸位：現在趁着我們還沒有做亡國奴，趁着我們還有救國的機會，大家要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把人力財力集中起來，把敵人趕出去（這時敵機聲響）（衆人向天仰視靜聽）你們聽，敵人的飛機又來了，要是我們國家有錢，多買些飛機，多買些高射砲，敵人的飛機還敢來嗎？

（遠處有敵機投彈聲）你們聽（又一彈響）你們聽敵人的炸彈，就要落到我們頭上來了，大家拿出力量來呀！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敵機更近，仍在

遠處投一巨彈，轟然一聲，衆人相顧失色，一時無語，靜聽敵機飛遠。

守業：（發瘋的樣子大叫起來）這這這……

繼芳：爸爸，爸爸。

守業：這這這房子，房房房……子。

陳先生：趙先生剛才那個炸彈要落在這個房子上，咱們不就完了嗎？趙先生，我們國家若是有錢能讓敵人的飛機到我們的頭上來嗎？

守業：這這這東西，這這這房子，田田地，都都都捐上，我我我捐上。

村民：好，都捐上！都捐上！

陳先生：有錢的拿出錢來！

村民等：有錢的拿出錢來！

陳先生：大家拿出力量來！

村民等：大家拿出力量來！

村民甲：把敵人趕出去！

全體：把敵人趕出去！

夜之歌

凌鶴

時間：一九三八年初春的深夜。

地址：被日軍佔領了的某縣城門口。

人物：警察甲 年三十左右。

乙 不出場

逃犯 年二十餘歲。

逃犯的妹妹 年比逃犯小三歲。

佈景：一個城牆的裏面，旁有路燈一盞，及一些樹木之類。但必須有一個垃圾桶及幾塊石頭，幕開，警察甲從城牆邊出現，手提馬燈一個。

乙：老張！你來了嗎？

甲：誰？我，老王，你在那面守着？天這樣冷，半夜三更的，真倒霉，還要守着城門口。

乙：喂！通緝那逃犯的事情你知道嗎？

甲：聽見那矮子警長說過，可是囑哩咕嚕的聽不十分清楚。啊，這兒有一張告示，什麼，捉拿逃犯張振東，二十五歲，本地人。

乙：也是本地人？

甲：瘦長身材，小圓臉，大眼睛。

乙：還有什麼？

甲：右臉頰骨有一個疤。緝獲者賞洋五百元。

乙：什麼，懸賞五百元。

甲：老王，恭喜你發財。

乙：發財，我今天發了兩個耳括子，還被那個什麼犬養王八郎的踢了兩腳。

甲：爲什麼？

乙：爲什麼？鬼也不知道，在矮鬼手底下做事還有什麼可說的。

甲：唉！

乙：你知道這逃犯犯的是什麼罪？

甲：他組織什麼游擊隊。

乙：你怎麼知道？

甲：你想，自從我們這個地方失守後，老百姓都逃走了，他留在這兒，還幹什麼好玩意。

（幕後急促的脚步聲）

聽！咱們去找找那個逃犯也許能捉到他。

（甲乙急入，遠遠打着三更）

(逃犯上)

犯：(吹口哨)噓——噓——噓。

妹：(在幕後)哥哥！在哪兒？

犯：在這兒吶，輕一點！

(妹妹拿衣服胡琴等物上)

妹：哥哥！你要的衣服和胡琴全給你拿來了。

犯：你快給我吧，我馬上得走。他媽的！我逃出了監牢，躲了一天，現在我總得逃出城了罷，(他深深地吸一口氣)妹妹，我現在已呼吸到自由的空氣了，這靜靜的夜，對於我這重新得着自由的人真是太美了，只是太恐怖了一點。

妹：你又在做詩了，你還是快走罷。

犯：等我換好衣服。(他換衣)

妹：哥哥我跟你一道走。

犯：不，你不能跟我一道走，家里還有癱了的老父親，一定要你去服侍他，我本來也不打算離開家，離開那半身不遂行動不便的老人家，可是，現在環境逼着我不得不這樣做。

（兄妹相對默視片刻）

妹：那末，你去後叫我怎樣辦呢？

犯：家裏的事情，你碰到辦不了的，可以去同縣里的李先生商量，他定會帮你忙。

你別看他是一頭禁子，這個人是很熱心的，我這次能夠逃出來，也全是靠了他。

妹：你打算到哪兒去呢？

犯：並不很遠，還是在這兒附近鄉下去幹游擊隊，雖然這兒有幾百個鬼子駐在城里，可是他們絕對沒有方法把鄉村里的游擊隊的活動消滅，妹妹，我們要保守我們的產業，我們一定得用我們民衆最大的力量，把敵人打出我們的縣城，打出中國去。

妹：你這話是不错，可是單靠我們民衆的武力，恐怕……

犯：不，妹妹，你得知道民衆假如給團結起來了，那就可以發揮最偉大的力量。我們發動游擊戰爭，主要的是消耗敵人，襲擊敵人的後方，用堅壁清野的方法，讓敵人在這兒沒有方法安身。那末，當我們正規軍隊反攻的時候，我們再配合正規軍作戰，我們就可以把敵人完全消滅。

妹：你不是說我們的軍隊已經在反攻嗎？

犯：是的，是的，正因為這個原故，我們更要加緊發動游擊戰爭。

(遠處有鷄叫)

妹：好吧，你快走，他們一定抓你抓得很緊的。

犯：是的，我得走。我得換好衣裳，還得在臉上化裝一下，得像一個賣唱的人才行。

妹：你就在這兒化裝嗎？在這兒待得太久了，回頭有人來了，那才……(她看見了告示)哥哥，你看看，這裏有抓你的告示。

犯：（看了告示）他媽的，我的腦袋只值五百元錢嗎？……好罷，看也鬥鬼子來抓我們吧。

妹：哎呀！那兒有人來了，我看見一個黑影從城外那邊走來……快。

犯：那我趕快出城去。

妹：不成，那個人正從城外走來哩……呀，穿短衣的，一定是日本兵。

犯：那我往這邊走。

妹：不行，那兒有日本兵的崗位，我來的時候看見的。你還是快藏在這兒罷！

（犯人藏在垃圾桶後面，妹也欲走，給警察喝住）

甲：（聲）站住！（出場）你是誰？這個時候在這兒幹嗎？

妹：我……我在這兒等一個朋友。

甲：等朋友？什麼樣的朋友？

妹：這個朋友是……是……

甲：快說，是什麼樣的朋友……

妹：喲，幹嗎呀，警察先生，我是一個女孩子，幹嗎這樣嚇死我呀？

甲：我知道你是一個女孩子，可是一個女孩子半夜三更的站在這兒幹嗎？……

妹：我不是跟你說過嗎？我要等一個朋友……

甲：什麼樣的朋友，恐怕是等情人兒罷。

妹：唉！（故意賣弄嬌媚）

甲：真的是這樣嗎？哈哈，我一眼就看得準，你不是一個規矩的女人。

妹：你怎麼知道我不規矩呢？警察先生，那你一定是很正經的囉？

甲：我當然正經啦。

妹：哦，那好極了，我最愛和正經人交朋友。

甲：哦，你……（很高興，但立刻又正經起來）不跟你說這些，我問你，你要等的朋友是個什麼樣子的？（看佈告）是不是小圓臉，大眼睛……

妹：不，他和你差不多，……（嬌媚的笑）簡直就和你一模一樣。

甲：你在我開玩笑是不是？

妹：唔，我那敢和你開玩笑呀！

甲：你家住在那兒？

妹：家？我那兒有家呢？

甲：沒有家？那你今天晚上到那兒去睡呢？

妹：可不是？你可不可以給我一個睡覺的地方呢？

甲：這個……好的。（差不多給迷惑住了）可是我在這兒上差，我怎麼能帶你走呢？他媽的，真倒霉，不到天亮就別想交差。

妹：什麼差事這樣緊呀？

甲：你沒有看到這個告示嗎？

妹：我不認得字呀……

甲：一個抗日份子今天早上天還沒有亮，從監牢里逃走了。

妹：抗日份子？

甲：唔，是一個很激烈的小子，要不是逃走了，恐怕明後天就得槍斃。現在抓得很

緊，抓到了他還有五百元錢的賞格可拿呢？

妹：哦，那你是爲了五百元錢才在這兒一夜不睡覺的哩。

甲：不，我們做警察的有什麼辦法，上頭來一個命令，就是在這兒一夜不能走。

妹：算了罷，管他呢？帶我到你家里去看看好嗎？

甲：這個……這不行，回頭給日本人查出來，我得槍斃的。

妹：哎哟，這樣怕死，真沒有用！

甲：我得看看，也許他藏在這兒什麼地方。

妹：什麼？會藏在這兒嗎？

甲：當然囉，一個犯了法的人，隨便什麼地方他都會躲起來的。

妹：想不到你這樣傻，在監牢里他都能逃了出來，那樣利害的人難道還會藏在這兒等你去抓他嗎？

甲：不過，我既然守在這兒，那就隨便看看也好。

（甲走向垃圾桶，妹連忙擋住他）

妹：這兒沒有的，還是……快帶我到你家里去看看罷。

甲：不成，你為什麼這樣慌張？一定有人在這後邊。

（甲走近垃圾桶，逃犯已被看見）

（對妹）他是你的什麼人？快說！

妹：是……是我的……

甲：說，快一點！

妹：是我的情人，警察先生。

甲：你的情人？那麼年輕的姑娘會愛上一個老頭子，我可有些不大相信。（對犯）

喂，你今年多大歲數啦？

犯：我今年三十歲。

甲：恐怕不止吧，怎麼你臉上有這末些鬍鬚呢，我看你還是說老實話。

犯：我這是老實話。

甲：騙誰呀，三十歲的人會有這末些鬍鬚？（看佈告）我看你是……

犯：我不騙你……

妹：警察先生，你看錯了，他真的很年輕哩。

犯：不滿你說，像我這樣在江湖上跑來跑去的，整年的風吹雨打，自然是老得太快啦。又加上沒有錢，也就管不了臉上的鬍鬚長得太難看囉。

妹：對了你的鬍鬚太長了，真得去剃剃才好。

甲：你是幹什麼的？

犯：你看看我這些傢伙。（給胡琴檀板他看）

甲：賣唱的？

犯：對了，你一看就知道。

妹：我要他唱一個聽聽好嗎？

甲：我不要聽，這樣夜深了還唱。那……

妹：怕什麼呀，唱得低一點好啦。（對犯）你給他唱一個好聽的罷。

犯：唱什麼呢？

妹：就唱那個「上戰場」好嗎？這個歌怪好聽的。你拉胡琴，我來唱。

（犯人拉胡琴，妹歌唱兄對白）

妹：（唱歌）哥哥你上戰場，小妹妹實在難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門口，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門口。

犯：（白）別送了罷，妹妹。

妹：（唱）送哥送到大門口，小妹妹實在難受，有幾句知心的話，要與哥哥說從頭。

……(重覆)

犯：你要說什麼呢？你說罷，我一定記在心上的。

妹：哥哥你去打仗，爲的是救國保民，打了勝仗回，千萬快快轉家門。(重覆)

犯：(白)那你放心罷，等到我們打了勝仗，把敵人趕跑下，我一定很快的回來看你的。

妹：(唱)哥哥你去打仗，放槍要放的準，一槍打一個，不要放走了東洋兵……

(重覆)

犯：(白)那當然囉，我要把那些打到中國來的東洋強盜，殺得他媽的一個不留。

甲：喂！你這個歌怎麼唱的？怎麼有那末些東洋兵的？(走近犯人欲捉他)你到底是什麼人？

犯：(很鎮靜)我不是告訴過你嗎？我不過是一個可憐的賣唱者罷了。哈哈！

甲：賣唱的？我不相信！

妹：（故意揶揄地）怎麼不相信呢？難道他還不像一個賣唱的嗎？

甲：像是像的，只是我看過許多賣唱的人，他們都唱些什麼小調兒呀……
妹：那我們剛唱的也是小調兒呀。

甲：可是你們的小調却有許多反……過激的話，這……

犯：這也沒有什麼奇怪的呀，先生，在這個國破家亡的時候，我們賣唱的人，也不能不唱幾個比較有意思的歌啦！

甲：（很害怕有人聽見他剛才所說的話，他低聲的說）不要瞎說，難道你不知道這兒已經是日本人的地方嗎？

犯：日本人的地方？

甲：別裝傻了罷，日本人早就佔領了這個地方……

犯：這我知道的，可是這是我們中國的地方，難道你忘了嗎？

甲：我沒有忘，可是……

妹：哦，我懂得了，你的意思是說現在日本人打來了，我們沒有辦法，只好做亡國奴是不是？

甲：這，不跟你說這個，（對犯人）你到底是不是這告示上所說的人？
犯：你看像嗎？先生！

甲：（讀告示）二十五歲……

妹：唉，他就是三十歲。

甲：（讀告示）本地人……

犯：我就不是本地人，……哈哈……（他又唱起來了。這是賣梨膏糖的調子）

唱：太陽一出一點紅，秦瓊賣馬他下山東，秦瓊賣了黃驃馬，五湖四海訪賓朋。

吃酒要吃那狀元紅，訪友要訪那好賓朋，唐王訪的薛仁貴，文王訪的是姜太公。

B^b調 2/4

秦瓊訪友

田漢原作
仿梨膏糖調

1 1 1	2 2 2	5 3 3 2	1 1	1 2 3	2 1 6
太陽一 吃酒要 尉遲公 中訪 他國 佔了 四百 老姓 別說	出吃那 要訪的 近年 胃口 上海 土地 趕快 賣唱的	一點元 狀白真 真真 佔遭 發動 多說	紅袍 紅不 將南 幸不 小南 京侵 佔游 戰擊 話說	秦瓊 訪友 姚期 好比 一太 一萬 不男 我分 是苦	他馬 那訪 武船 行比 行南 竟濟 千二 萬女 口老 婆婆 心
2 7 6	5 -	5 3 3 5	6 .	2 3 2	2 7 6

下好 訪訪 又一 還一 做勸	山賓 賓打 遇年 有 我 亡 般 老	東朋 朋彭 頭頭 凶 杭 州 奴 同 兄	秦唐 我風 奪殺 了 我 你	瓊王 今天 災我 們 人 有 們 別	賣訪 不人 東放 破釜 不 粉	了訪 禍北 火火 沉舟 做了	黃驃 薛仁 別一 鬧不 想華 太心 決一 亡國 別裝	馬貴 個了 北 狼 戰 奴 雙 了
2 3 2 1	6 1 2 3	2 1 6	5 -	6 5 6 7 6 5 -				

五湖
文王
要訪
日本
奪了
奸淫
和
我
勸
你
做
個
抗
敵
救
國
的
大
英
雄
人
英
雄
人
英
雄

註：原作見(蘆溝橋)依本劇劇情需要由凌鵲稍加修改

尉遲公訪的白袍將，姚期馬武訪岑彭，我今不訪別一個，要訪抗敵救國的大英雄。

甲：屢，這才是小調兒哩。

犯：（唱）中國近年來真不幸，好比行船又遇打頭風，天災人禍鬧不了，日本帝國主義又進攻。

他的胃口真不小一年竟比一年兇，奪了我們東北想華北，奪了華北還想華中。佔了上海又佔南京，太原濟南還有我杭州。殺人放火心太狠，姦淫擄掠真是兇。

十省土地遭侵佔，一萬二千萬人民做了亡國奴，只有破釜沉舟決一死戰，和平投降全是空。

老百姓趕快發動游擊戰，不分男女老幼一般同，我們不做亡國奴，我們要做中國的主人翁。

甲：怎麼又越唱越不對啦！

犯：（唱）別說賣唱的多說話，我是苦口婆心勸老兄，你別扮嘔了，別裝聾了，勸你做個抗敵救國的大英雄。

甲：哦，你簡直拿我開玩笑了。

犯：這我那兒敢呢？先生，我說的全是真心話，是我要說的話，也是你要說的話。……

妹：（搶着說）是我們大家要說的話。

甲：唔，（沉思了一會兒）你們說得對，可是我們當警察也實在沒有辦法，譬如今兒晚上要我在這兒守着，帶住那個逃走的反日的犯人，我又有什麼辦法不服從命令呢？

犯：那末假如那個犯人到了你的面前，你一定要帶住他的囉？

甲：這個……這個……

妹：那當然囉，有五百塊錢的賞格好拿哩。

甲：這倒不完全爲的是錢，在我的職務上，我不能不……

犯：你明明知道他是救國的人，你也忍心帶住他嗎？

甲：這……

妹：不，每一個都要救國的人，就是一個英雄好漢，怎麼肯替敵人捉一個救國的青年呢？

（甲沉思不說話。）

犯：你沒有帶槍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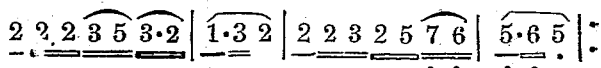
甲：你問我這個幹嗎？

犯：不爲什麼，每一個警察都帶槍的，可是你却沒有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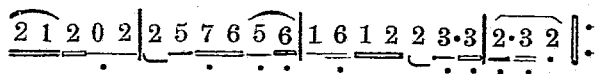
甲：自從日本兵到了這兒之後，這兒維持會的警察都是不發槍的。

犯：爲什麼？

G 調 $\frac{2}{4}$ 送 出 征 山西民歌
凌鶴配詞



哥哥你上 戰 場 小妹妹實在難 留
送哥 送 到大 門 口 小妹妹實在難 受
哥哥你去 打 仗 爲的是救 國 保 民
哥哥你去 打 仗 放鎗要放 得 準



手 拉 着 哥哥的手 送哥送到 大門口
有 幾 句 知心的話 要與哥哥 說從頭
打 了 勝 仗回 千萬快快 轉家門
一 槍 要 打 一個 不要放走 東洋兵

甲：這還不明白嗎？怕我們警察有了槍會打他們呀！

犯：那你沒有槍怎麼能捉到這個逃犯？

甲：那你是說那個逃犯也會有槍嗎？

犯：假如他真的。有槍你怎麼辦呢？你要去捉他，他不會一槍打死你嗎？

甲：這……（有點害怕）

犯：那你不用怕，我和她會幫你忙的。

犯：日本兵真是太壞了，要你捉人，槍也不給你一根。這簡直是教你白白的送死。

妹：他們對待我們中國人真是太野蠻了，就是對待替他們做事的警察，也是不當人看待的。

甲：你們別說了，我簡直難過死了！

犯：別說了，別說了，（對妹妹）你說得他心里多難受呀！

甲：這倒也沒有什麼。請你們老實說，你們是情人爲什麼一定要在這夜深的時候相

會呢？

妹：這不瞞你說，我和他原是夫妻兩口子，靠賣唱過日子，可是日本兵打到這兒來就把我們拆散了，我找不到他，沒有方法活下去，就到了這城里，做了人家的姨太太啦。後來他一個人就到處賣唱，到處找我，今天他唱到我家門口來了，我一聽是他的聲音，就跑出來和他見面了。警察先生，你想我們是多麼快樂呀！可是他找到了我，我已經是別人家里的人了。沒有辦法，我們只好今晚土私逃，可是還沒有逃出城，就給你先生看見啦！

甲：（對犯）噢，那你是拐帶人家的婦女囉！

妹：不，我不是說過，我們原是夫妻呀。

甲：那不管，你現在總是別人的姨太太。（捉住他）跟我去罷。

妹：（急攔住）啊！那你不是……哦！求求你，不要帶他走，做做好事罷，（抱住逃犯）我們好容易見面了，還是讓我們逃走了罷。

G 調 $\frac{2}{4}$ 抗戰蓮花落 凌鶴配詞

2 2 2 2 | 2 3 3 2 | 1. 2 | 3. 1 2 | 3. 5 | 3. 5 3 1 |
 敵人佔了我們的田和地(田和地) 採枝花兒
 我們快來組織游擊隊(游擊隊) 採枝花兒
 2. 1 | 6. 1 6 1 | 2 1 2 | 3 3 3 3 3 3 | 3 2 1 6 |
 開一個一枝蓮花)要我們子孫做奴隸
 開一個一枝蓮花)聯合軍隊齊反攻
 6. 1 2 6 | 1. 6 | 1. 2 1 6 | 5 — | 6 5 6 1 6 | 5 — |
 (做奴隸 二枝花兒開 花開來蓮花落
 (齊反攻 二枝花兒開 花開來蓮花落
 3 3 5 6 6 1 | 5 — | 2 2 2 2 2 2 | 2. 3 | 5. 3 |
 一齊落蓮花)要活命就得自己救
 一齊落蓮花)抗戰一定要打到底
 1 6 5 3 | 2. 1 | 6. 1 6 1 | 2 1 2 | 3 3 3 3 3 3 |
 (三枝花兒開 三個三枝蓮花)大家抗戰
 (三枝花兒開 三個三枝蓮花)不打走鬼子
 3 2 1 6 | 6. 1 2. 6 | 1. 6 | 1. 2 1 6 | 5 — |
 齊動手(齊動手 匹枝花兒開
 誓不休(誓不休 匹枝花兒開
 6 5 6 1 6 | 5 — | 3 3 5 6 6 1 | 5 — | 3 3 |
 花開來蓮花落 一齊落蓮花)看看
 花開來蓮花落 一齊落蓮花)
 2 2 | 3 3 3 3 | 2 2 2 2 | 3 3 2 2 | 0 1 6 1 |
 採採看看看看 採採採採 看看採採 看幾枝
 2 1 2 | 0 1 6 1 | 2 1 3 | 2 1 6 | 5 6 |
 蓮花開 採幾枝蓮花落 一齊落蓮花

犯：求你做做好事，讓我們夫妻團圓罷！你放了我，我永遠忘不了你的好意。（少

停）你今天晚上是要捉那逃犯的，你現在捉了我，回頭放走了那個逃犯，那怎麼辦呢？

甲：那……

妹：（跪下來求他）放了他罷，求求你！

甲：（急扶她起來）你幹嗎這樣呢？快起來吧。

妹：（不肯起來）你答應我不帶他去嗎？

甲：好好好，你起來說罷。

妹：那你是答應我了是不是？

甲：是的，我答應你了。

妹：（歡笑仍爬起來），哦，先生，你這人的心腸多好呀！（依在犯人胸前磨着他的臉）。哥哥，你嚇壞了吧！不要怕，這位先生是好人，他一定不會害我們的。

（遠處又有鷄鳴，接着是敲着四更，自遠而近。）
妹：哥哥，打四更了！

犯：天快亮了。

（更聲又漸漸地去遠了）

妹：先生，你現在可以教我們走麼？

甲：可以走。

犯：（預備走）那真謝謝你啦！（誠懇地彎腰）

甲：再等一等。

妹：爲什麼？

甲：我們再談談罷，急什麼？

犯：（還是強爲鎮靜）也好，我們就等着天亮走罷。

甲：（對犯人）你的歌唱得很有道理，你說話也很對，

妹：那你是說還要他唱歌兒嗎？

甲：可不是，聽了你們的歌，我覺得我做了許多不該做的事……

犯：那末我再唱一個給你聽罷。哦，我們來唱蓮花落，大家唱好嗎？

妹：好的。

（他和妹妹唱蓮花落，警察也幫着和腔）

唱：敵人佔了我們的田和地，田和地，要我們子孫做亡國奴，亡國奴。要活命就得自己救，大家抗戰齊動手，齊動手！

我們快來組織游擊隊，游擊隊，聯合軍隊一齊反攻，一齊反攻；抗戰一定要打到底，不打走鬼子誓不休，誓不休。

甲：（拍着犯人的肩）哈哈，你的歌真唱得好，「不打走鬼子誓不休。」他媽的亡國奴不是人做的，老實說，自從在日本鬼子手里吃了這碗飯，簡直就把我悶得運氣也喘不過來，可是今晚聽了你的歌，我覺得我們是有辦法的。

犯：真是這樣嗎？

甲：可不是。我糊塗！一輩子，可是現在我覺得聰明了許多。朋友，這都是你和她給我的好處。

妹：唔，我能給你什麼好處呢？

甲：（忽然發現犯人的鬚鬚是假的，一下撕去）啊？

妹：呀？

甲：小圓臉，大眼睛，二十五歲……你原來就是這個人呀！（很生氣）

犯：（很嚴肅的）對不起！

（妹妹幾乎急得哭出來了。）

甲：哦，我給你玩弄了一夜。

犯：是的，我說過，我很對不起你。可是現在怎麼樣，是不是一定要把我帶走，好去討五百元的賞錢呢？

甲：唔……（沒有說下去）

妹：不，（眼睜着甲說）他不會的，決不會的，他怎麼會爲了賞格就殺害了一個救國的青年呢？

甲：可是你們把我騙得太可以了。

犯：是的，只是這一點，我十分對不起你！

甲：你一定得告訴我，你們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呢？

妹：他是我的哥哥。

甲：（背轉身，揮着手）走，快走罷！

犯：（將走）謝謝你，朋友，再見！

甲：再見罷，朋友。

妹：（與甲同時說）再見罷，哥哥。

（犯人下，遠處又是鷄鳴。）

甲：（對妹）瞧，天快亮了！

（幕徐下）

作者附註：此劇係採用葛萊哥列之月亮上升的故事，但已改頭換面，和原作大不相同了。

血 債

方 岩

人：老朱

阿根嫂

朱母

青年

三毛

羣衆若干

李老板

地：鄉鎮一茶店。大街上兩個打架的，邊吵邊打地走進茶店去，後面跟着一羣看熱鬧的羣衆。

——你怎麼打人，不講理！

——打你這狗種！

——好，好，你打！

——哼，老子今天要你的命！

朱：（臉上掛着血痕，走進茶店）嘿，動手打人，來評評理！堂倌，泡茶！

倌：茶吃紅的還是綠的？

朱：隨便！

三：你把我三毛當什麼人！錢能白化！

朱：你打人，老子錢就沒有！

三：沒有，少一個邊也不答應，老子今天非要不成！

朱：沒有，偏沒有，看你怎麼辦！（觀眾越來越多，老朱母同李老板上）

朱：瞧，李老板，你來啦！

三：呵，李老板來了正好！

李：這麼兵慌馬亂，你們還有空打架！（坐下）三毛，你又闖了禍，真是沒有一次

沒有你的份！

三：李老板，你不曉得，這傢伙處處跟我搗鬼，要是不賣李老板的面子，我早就要他的好看！

李：老朱，你說，你倒底跟三毛搗什麼鬼？

朱：這是八月半以前的事，三毛給我二十塊錢，叫我來退李老板的工錢，要我下半年跟他到上海去！可是……

李：唔，你說呀！

朱：可是李老板你那兒的路，我是不能割斷，我爺爺，爸爸都是種李家的田，世世代代受了李家的好處，現在要退工錢，連自己亦說不出！

李：沒有什麼，反正我有的是錢，有的是田，還怕找不到人，還怕沒有人種。

朱：（乞憐地）可是李老板，你得可憐我，那是我老婆剛養孩子，母親又生着病，不要說吃藥，連想煮一碗稀飯的小米都沒有，所以就……

母：（搶着說）李老板，不是我老媽子搶嘴，那是也不能全怪我的兒子。三毛天天到我家裏來，說種田一輩子也不會翻身，要翻身祇有跟他到上海去，又說什麼土金跟他去，不到三年，就取了花媳婦，養了孩子，老楊也當了什麼頭腦賺三十來塊錢一月，抵我們老朱要幹半年。他就每天這麼說啊，騙啊，誰都要心動，況且，…………

李：那很好，讓你的兒子去好了，今天也不要挨打吃茶咯！

母：不，李老板，現在上海打仗打得那麼利害，大眾都往鄉下逃，我怎麼能讓他去呢？

三：這些閑話少說，你們拿錢的時候怎麼講？

李：那麼不去，你們準備怎麼辦？

母：今年穀子很好，三毛的債，本來準備秋收起來還的，可是現在你瞧，他打成糲樣兒，要是有三長四短，叫我一家怎麼活下去！

朱：（指點着傷痕）李老板，你瞧，你瞧！

三：嘿，倒想害人呐！

李：老朱你傷不能說沒有，不過這點皮傷，要不了幾天就會好的。三毛，你要錢歸要錢。

三：李老板，我……

李：唉，你聽我說，至於錢，現在他也沒有辦法；祇好等到秋收以後再還你，已經給你打傷了，即使不傷，他也有老婆，母親，在這兵慌馬亂，是不能跟你到上海去！

三：李老板，我這錢又不是放的債，可以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後天，推下去。我現在不管傷不傷，祇要他的人！

朱：嘿，要人！你二十塊錢，倒想買我一條命！

李：（火發地）我祇能這麼說，你們依不依，隨你們的便！（起身要走，三毛拉下）

三：嘿，嘿，李老板，請來坐一會兒，照你那樣辦也好，不過秋收以後，一定要本利交還，不能再拖下去！

朱：不成！給人打了還要錢，生利，我老朱可沒有這麼儻！

三：嘿，要不是李老板講情，真沒有這麼便當；上一次叫好了船，說母親生病不能走，第二次人家都上了船，祇等你一個，又說要過了八月半，這次竟乾脆說不去了。我三毛可不是好玩的。老實說，要是細算起來，這筆損失你就當不起。

朱：老子這幾天不能幹話，莊稼不能去割，這損失你可當得起！（阿根嫂急急地上）

嫂：（氣急地）呵，李老板也在這兒喝茶，什麼，老朱跟老太太也來玩了。噢，三毛，你躲在這兒，我找了你大半天！

三：（討厭地）什麼事，這麼大驚小怪。

嫂：你還不知道，裝什麼傻，今天趁李老板和各位都在這兒，你得說說明白。上海正在打仗，祇看見人家往鄉下逃，你却把我們阿根和村子上的人，叫人船向上海

送。就算那兒滿地都是金子，我不想發這筆財！你說，我沒有阿根這麼能過活！

三：笑話！你阿根又不是三歲二歲的小孩，這是他自己情願！

嫂：哼，自己情願，還不是你的鬼，沒有你他們就根本不曉得，上海的工廠要招工，什麼二十塊錢一月。

三：阿根嫂，你別鬧，將來阿根寄錢回來，就謝謝我三毛啊！

嫂：錢，我就不相信，能有錢寄回來！

三：誰騙你，報上就這麼說，虹口一帶，中國軍隊撤退，給東洋兵佔領以後，許多外國的工廠，要想開工，又找不到那麼多工人，才叫我到鄉下來找！

青：（在旁聽着不放心似地）沒有這話，你們別上他的當。

母：（奇怪地）怎麼？

嫂：沒有這麼事？

青：沒有。我就剛從上海回來，虹口那兒差不多變了一片焦土，大一點的工廠也都

燬，還開什麼工！

母：好，現在有人證明了，你全是騙人！

嫂：他招什麼工，一定是要騙你的兒子，我的男人，到上海去擋砲灰！

青：他一定是替東洋兵招的小工，幫他們去搬子彈，扛大砲，打我們中國人！因為在上海，現在就沒有人肯到虹口去，更不願意幫東洋兵搬軍火來打自己人！據里面逃出來的人說，不但做工拿不到錢，而且吃也吃不飽！做不了就打啊，殺啊，所以黃浦江里，天天有許多死屍發現！

母：（不忍地）哎喲，嗆啞啞……

嫂：嘿，你這狗，你要我男人去幹這種好事！

母：全虧這位小弟弟來說，不然的話，單是我們村子上，就不曉得有多少人要遭他的害！

朱：他媽的，你要老子去幫東洋兵，打咱們中國人，不要說那二十塊錢一月，就是



債

血

最多一點，老子也不跟他幹！

母：（憤恨地）我寧願餓死，也不讓你去幫東洋人做工，當漢奸！

三：你們別聽旁人的話，我三毛可不是那種人，實在看了你們活不下去來跟你們找一條出路。

嫂：哼，找出路！這是要我的阿根去送死，要收我們的命！

母：你倒不是來放工錢，是放給我們的血債！

三：真是好人做不得！（向李招呼，準備走）李老板，你多乾一會兒，我先走了！

李：唔……

嫂：（攔住）走！你把我的阿根交出來再走！

青：別讓他走，捉住漢奸，我們應該罰他！

李：別麻煩吶，把他攆出去得啦！

衆：我們村子上不准有漢奸，我們要把他攆出去！

青：不，攆出去。他還可以到別的地方去招工，當漢奸，我們應該把他送給這兒的

軍事機關！

衆：好，大家去，把他送到警備司令部去！

三：哦……………

羣衆押着三毛，蜂湧地出了茶店，向大街的一端衝去。

「賊」

張 望

時間：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以後隨便那一天。

地點：沿鐵路隨便什麼地方。

人物：金德，原來通州車站的路工，從北方逃到南方，雖然祇有廿五六歲左右，但滿面風露，十分憔悴，額上有大創痕一條，被一頂破舊的便帽蓋住，頭髮蓬亂，身穿破舊短褲褂，腳上祇穿一雙滿是泥污露出足趾的破襪。

路工甲——廿多歲

路工乙——四五十歲

縫窮婆——（金母）五十多歲，手持竹筐，內盛工作器具及一燒餅。

小孩不論男女均可，年約九，十歲，

孩子及羣衆。

幕啓時：金德俯臥鐵路旁，已經昏去；路工甲手執鞭子指着金德痛罵，羣衆議論紛紛，有同情路工甲者，有同情金德者，路工乙及縫窮婆小孩等均立在最前一排。

路工甲：他媽的，做賊的這樣經不起打？老子才追上了打了一下，就摔倒了，還是

裝死！（舉鞭欲打被路工乙拉住）

路工乙：別打了！打死了可麻煩！還有氣沒有？（過去用腳踢金，金不動）

路工乙：真死了嗎？（蹲身將金的臉倒過來使向觀衆，探其鼻息）還有氣呢！（問

甲）他又沒偷着什麼東西，何必這樣打呢？打出人命來可不是玩的。

路工甲：老子家裏老鬧賊，非揍死幾個，這些雜種才知道老子利害。

路工乙：得！得！快拿點涼水來，等會兒人死了，你可出不起棺材錢。

路工甲：（從地上的水壺里倒了一杯涼水給他）打死了活該。

路工乙：（接過水杯，含一口向金臉上噴）醒來！醒來！

金：（夢囈）兩塊錢！兩塊錢！

路工乙：（手搖金）別瞎說；快醒！

金：（以一手支起身體，另一手伸出似向人要錢）兩塊錢，給我兩塊錢！

路工甲：他媽的，祇想錢！

路工乙：（抱住金頭搖幾下）別胡謔了，快醒了吧！

金：（這時才漸漸睜眼，看見路工甲乙）呀！你們還在這兒嗎？（察眼）你們

沒有死嗎？

路工甲：（怒）賊！你說什麼？倒老子們的霉（舉鞭欲打，被乙攔住，始罷）

金：什麼？賊？誰是賊？（欲立無力仍坐下）

路工乙：（在金旁坐下拍其肩）我說，小兄弟，你醒一醒吧！別儘囔着什麼「兩塊

錢，兩塊錢」了。

金：（凝視乙）你忘了嗎？王老爺，日本鬼子不是說給我們。……

路工乙：（急止之）怎樣？你說夢話嗎？我不是什麼王老爺，我姓李！

金：（這才環顧四周）這……這兒是什麼地方？

路工乙：這兒是××莊：（可用上演地點之地名）

金：××！呵！我到了家了！呵！（笑聲極大）孩子媽：我怕，這賊！

金：（驚異）怕？小弟弟，你怕我嗎？

（摸肚，若有所悟似的）唔！我餓，我想偷點冷飯吃！唔！（向觀眾）這就是賊嗎？可是……（向小孩）小弟弟，日本鬼子比賊更可怕呢？

路工乙：喂！我問你，你打那兒來的，做這勾當有幾年了！

金：我不是賊！我是路工！我也是路工呀！

路工甲：呸！我們同伴裏那會有你這種不要臉偷東西的賊！

金：（向乙）老先生，我沒勁兒多說話。我已經兩天沒吃飯了，老先生給我點東西吃吧！

路工乙：我那兒有東西給你吃？

路工甲：他媽的，又想詐東西吃！賊！

金：（抱頭欲泣）嘩！賊！賊！我是賊？有人說我是賊？這讓媽知道了不知道要多麼難過呢？

（縫窮婆由籃中取出燒餅，走近金）

縫窮婆：（把餅給金）這是我吃剩的一個餅，給你吃吧！

金：（抬頭接餅）多謝！多謝，老太太，你真好人！（狼吞虎嚥）
（羣衆交頭接耳竊說是非）

縫窮婆：小伙子！你打那兒來的？

金：我是通州來的。

路工乙：通州離這兒有千把里路，現在火車又不通，你怎樣來的？

金：（指腳上破鞋）老先生，您瞧，我走穿了一雙鞋好容易才挨到這兒。

路工乙：聽說平漢北段有許多的地方被鬼子搶去了，通州也早成了鬼子的世界，你怎樣逃出來的呢！

金：嘿，說起話來太長了！老先生，您先給我點水喝吧！

（路工甲由路工乙手中取杯，倒了一杯水給金）

金：（飲水後提喉）老先生，我原來也是路工，我在通州已經做了七八年了！

路工甲：（粗暴地）那麼，你為什麼不做下去呢？

金：先生您不知道，從那年那個姓殷的殷汝耕那王八蛋在通州開什麼自治政府之後，我們就沒有好日子過了，他媽的，做工還是照常做，可是撈不到半個子兒！

路工乙：那麼你們為什麼不罷工呢？

金

：罷工？工會早被姓般的解散了！誰曉罷工，誰就被說是共黨，共黨就得抓

去活埋！

路工乙：姓般的不是中國人嗎？怎麼那樣狠心？

金

：哼！那個王八蛋，把日本鬼子當爺娘一般看待，今天陪他們玩姑娘，明

天陪他們進戲院，後來鬼子要修一條鐵路，他來招我們，我們就給他一個不理
駭！

路工乙：好！痛快！我們不該替鬼子出力。

金

：可是老先生我們還是把那條鐵路修好了。

路工乙：爲什麼？你們全是獸子嗎？

金

：嘿！老先生，你不知道，後來日本鬼子看我們不肯做，就叫了許多漢奸走

狗，搨着白布旗，到處招工，說是每天有兩塊錢工錢，還有飯吃呢？

路工甲：呵！那麼大的工錢，怪不得你們幹了！

金：先生，要是我們肚子不餓，誰也不會替鬼子出力的，可是我們都好久沒有

拿工錢，家裏常常找不出一粒米，所以一聽這樣大的工錢大家都搶着去，單我們通州，就去了三四百個人，整整替鬼子做了二十天工，才算修好了一段路。

路工乙：二十天，二二得四，有四十塊洋錢好拿呢？

金：哼！你們別想從鬼子手裏拿一個子兒，他不要你們的命已經是好的了。

路工甲：怎麼？鬼子不是說每天給你們兩塊錢嗎？

金：那全是哄我們的！等到路修完之後，鬼子叫我們到城外一個荒山下去領工錢。

路工乙：怎麼？工錢要到荒山下去領。

金：是的，並且那座荒山還是槍斃犯人的地方，所以我們覺得很奇怪。

路工甲：那麼，你們去領了沒有？

金：我們一面覺得奇怪，一面又捨不得那樣大的工錢，所以大家都去了。可是

一到了山口……（搖頭掩目，作不堪回憶狀）

路工乙：（再倒一杯水給金）好兄弟，說下去吧！後來怎麼樣？

金：（飲水）山口上架了四架機關槍！

路工乙：爲什麼？領錢幹麼要架上機關槍？

金：押我們去的那個鬼子說是怕土匪來搶錢，所以架起了機關槍。

路工甲：怎麼？領工錢還要鬼子押着走。

金：是的，那時我知道一定沒有什麼好玩意兒鬧出來的，所以我就站住了，憑

押隊的怎麼樣拉也不肯走，後來押隊的惱了，就提起手裏的鐵棍就在我頭上一

磕。

縫窮婆：怎麼？鬼子那樣狠心？

金：可是我得謝謝他這一棍（脫帽露出大疤來）我頭上這一條疤，却救了我這條命。

路工乙：奇怪！打了你倒是救了你的命，你這話太奇怪了！

金：我被打之後，就昏倒在山下，押隊的大概當我死了！就讓我躺在那兒啦！

路工甲：後來怎麼樣呢？

金：後來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我才醒過來，那時天已經黑了，月亮很亮，

山口的機關鎗已經搬走了，山凹子裡傳來許多狗在那兒打架的聲音，我想這樣荒僻的地方，怎麼會跑來這許多狗兒呢？於是我就一挨一拐地爬到山凹子旁，

睜眼一看（掩目似不願看）

路工乙：怎麼啦！你看見什麼呢？

金：滿地全是死屍，流着鮮血，許多野狗正在槍着舐。

路工乙：那些槍錢的土匪，被鬼子用機關槍掃死的吧！

金：我起初也是這樣想可是仔細一看，那死屍的臉全是我認得的，王老爹就躺在樹下，許多狗正在那兒槍着咬他的手脚（掩目搖頭）噫！我再想不到死去的

全是我同伴。

路工乙：怎麼？你們替鬼子出了力，鬼子還要用機關鎗掃死你們？我不相信，世界上會有那樣沒人道的畜牲！

路工甲：你不相信？哼！鬼子要是有人道，也不會來侵略我們中國啦！你難道忘記了嗎？前幾天鬼子的飛機在武漢，在廣州擲炸彈，炸死的全是像我們這樣的窮人呀！他媽的！鬼子簡直不是人！

縫窮婆：（一向顫抖，此時屈膝向金）小伙子，告……告訴我，你們……的同伴全……死了嗎？

金：是的，老太太，祇剩下我一個人！

縫窮婆：你……你可知道你們……你們同伴裏……有個姓金的嗎？

金：（驚訝）老太太，我姓金。

縫窮婆：你姓金？你……你是那兒人？

金：老太太，我是本地人，十八歲那一年因爲和家裏人賭氣，獨個兒溜到北方去的，老太太，我叫金德。

縫窮婆：（抱住金）孩子，孩子，你還是回來了！

金：怎麼？你……你就是我的媽媽？（抱頭痛哭）

縫窮婆：孩子，你走了之後，留下了一封信上面說你上北方去當路工了，你父親那時氣極了！你父親死了之後你弟弟也做了路工了！他在長辛店好久沒信來了。

金：什麼？長辛店？那兒早已成了日本鬼子的世界了；在那兒鬼子一見了年青

人就殺，機廠門口堆滿了死屍，七八歲的孩子到七十多歲的老太婆，都被鬼子強姦，屠殺，房子全被火燒完了。嘿，我不願想起這些，我不願（嗚咽）……

縫窮婆：那麼……那麼我的二孩子也沒命了！（放聲大哭）天呀！我沒有做壞事呀！你不該讓鬼子這樣殺害我的孩子呀！

金：（忍住淚扶住縫窮婆）媽，別傷心了！（二人同走起）日本鬼子不管誰好

誰壞，祇要是中國人，他們都要殺，我們傷心有什麼用？我們要報仇！

路工甲：（扔下鞭子慚愧地面向金）好朋友，你別怪我不該像剛才那樣打你的，原諒我吧，我實在不知道你也我們的同伴呀！

金：（拍甲肩）好朋友！別把剛才的事記在心上，我們都是被日本鬼子壓迫着的中國人，我們應該忘掉一切的私仇這世界上我們祇有一個仇人，那就是殺我們同胞的日本鬼子！朋友！檢起你的鞭子，我們要打死那些鬼子！

縫窮婆：對了！我們要把鬼子趕出去，不讓他們再來殺害我們的兒子。

小孩：鬼子比賊比什麼都可怕，我們要打倒這可怕的妖怪！

路工乙：我們要替我們的同胞報仇！

羣衆：我們大家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幕下——

爭取最後勝利

塞克

時：某日下午。

地：被日軍佔領的一個小縣城。

人：縣長。祕書。教育局長。保安隊長。商會會長。日顧問。日兵四名：A, B, C,

D, 囚犯張志遠，錢祖蔭，李明。保安隊三名，1, 2, 3, 羣衆多名。衙役甲乙二名。

景：縣政府的大廳。中間是一張公桌，偏左邊是一張長桌，幾把椅子。桌上簡略的點綴一些裝飾品。後面有門，這門在平時是不大開的，有人出入都是從兩旁的邊門走。

(縣長同祕書上)

縣：今晚的事就這樣辦了，你去派人到城外的遊擊隊去，叫他們準備好，我們一得手，叫他們馬上響應。（俯在祕書耳朵上小聲說了幾句）好，馬上派人去，特別小心，不要走漏風聲，這裏鬼子的暗探是很多的，事情的成敗，全關係在我們身上，你要知道我們的死活是小事，假如走漏了消息，全縣都要遭到犧牲，你明白嗎？

秘：我全明白，縣長！

縣：那麼好，你快派人去，一刻都不要耽誤。

秘：好，我就派人去。（轉身要下）

縣：喂，你來，注意小心從事，相機應付。千萬不可大意呵！

秘：請你放心好啦，這些事我都能辦得妥妥貼貼，決不會有一點錯誤。不過有一件事，我忽然想起來啦，我們昨天……

（外面有人喊報告）

縣：（小聲）快去！

（秘書匆忙下）

縣：進來！（故意裝作整理文件）

（衙役甲上）

甲：報告，剛從前方送來土匪三名，等縣長審問。

縣：帶上來。

甲：是！

縣：等等。去請顧問來！

甲：是。

（衙役下，四名日兵帶三個中國人上，他們都帶着腳鐐）

縣：（見日兵上，急立起招呼）你們幾位辛苦啦，快請坐，吃點茶吧！（大聲）來！

甲：（在門外）有。

A：不要客氣，你忙着。（從摺包裏取出公事遞給縣長，縣長看看隨手丟在桌上。）

（這時衙役上）

甲：要什麼？

縣：泡靈茶，送些點心來。

甲：是！

（日兵圍着桌子坐下吸烟，縣長沒話找話的跟他們攀談）

B：近來公事忙嗎？

縣：要說忙呢，却也不怎麼忙，說不忙，可也閒不着。每天差不多總有一兩起土匪案子要審理。我們到還好，這幾年你們可真辛苦啦。

A：我們——（沉吟一下）噯，辛苦不辛苦的，總閒不着就是啦。

縣：中國人真不識好歹，從前皇軍沒有來的時候，中國軍閥年年打仗，拉夫要人，他們也忍啦，現在皇軍在這裏，對他們又這樣好，可以說無處不是爲他們打算，他們却不識好歹的胡作非爲，年青力壯的小夥子不說在家裏做點事，偏要跑到山

上去當土匪，你說胡塗不胡塗？

（衙役推開門，讓日顧問先上，他自己跟在後面，手裏端着茶壺和點心）

縣：（很快的迎上去，假殷勤的。松本先生，今天有個案子麻煩你，請鑑看看怎麼審理，（日顧問不理）哈哈，今天天氣很好哇，松本先生，外面一點風兒也沒有，太陽又這樣溫和……（搬椅子給松本坐下）

松：（冷淡的）哎，天氣很好。

（當松本上場時日兵齊敬禮，松本略一招呼，即向辦公桌走去）

縣：（翻閱公文）張志遠！

張：是！

縣：你是哪里人？

張：我是本地的人。

縣：多大年紀？

張：四十二。

縣：唔！（想一想）你是傾袖麼？

張：不，我是老百姓。

縣：不要狡辯，照實說，你們有多少人？多少槍？

張：（含糊的）我家裏有個老娘，她六十多歲啦，還有兩個兒子都不頂事，一個沒有出嫁的女兒，這年頭家裏有女孩子頂累贅啦。

縣：不要胡說！

張：回稟縣長，我一點都沒有胡說，我家裏只有這幾口人。

縣：我問你隊伍上有多少人？

張：呵？什麼隊伍？……

縣：（向松本耳語後，只見松本使了個眼色，縣長點點頭）來個人！

（衙役乙上）

乙：有！

縣：帶下去！

乙：是（向張）走！

（衙役乙帶張下，稍頃聽見鞭打聲與騾叫聲。）

縣：（翻公文）錢祖蔭！

錢：有！

縣：你同張志遠是一個村的嗎？

錢：不是。

縣：你們怎麼碰在一道的？是他找你的嗎？

錢：不是。

縣：你可一點不要隱瞞哪！你要知道隱瞞也是瞞不過我的。剛才那個張——張什麼來？我一下忘了他的名字啦（看公文）唔，張志遠，他實在太狡猾了，所以我打

他幾下。我知道你們都是好老百姓，肯說實話，所以我對你們也特別好。說，你爲什麼當遊擊隊呢？

錢：我不是遊擊隊。

縣：（機警的轉換話題）哦，現在我們不說這個，我問你，你們家裏是不是沒有飯吃，不得活，才出來當土匪的？

錢：那自然囉，要不是逼得沒有辦法，誰會出來拚命呢？

縣：那麼好，先把你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說給我聽，然後我再給你想辦法。

錢：你給我想辦法？我用不着，你要沒有忘記你是中國人，你就該跟我們一道把鬼子打出中國去！

縣：（驚惶失措）哎！不對不對，你瘋啦！

錢：我瘋啦，鬧倆到也不是誰瘋啦！沒有天良的忘記祖國的漢奸，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你還有臉來問我嗎？

縣：（現出極度的苦痛與不安）不要說啦，快來個人！

乙：有！（即上）

縣：給我帶下去槍斃了他！噉呀，真氣死我了啦！這幫東西非利害害的治他們不

行！（衙役乙帶錢下）

松：（冷笑）不必這麼大火氣，越是頭腦簡單的人，越好利用，這個人胆量很大，

將來可以有利用，可以有利用！

縣：是！（大聲）喂，回來！

乙：（又帶錢上）有！

縣：（狠狠的）把他押起來！

乙：是！（帶錢下）

縣：（又翻公文）你叫什麼？

李：我叫——李明！

縣：李——明，噯，你說吧，這回瞞也瞞不住了，你們的隊伍究竟在什麼地方，還有些什麼關係都給我說出來！

李：凡是有中國人的地方，都有我們的隊伍，都有關係；凡是被鬼子佔領的土地，都是我們進攻的目標！

縣：你說什麼？

李：我告訴你吧，不要以為你的狗官可以做多久，現在全中國的人民都起來啦，他們正在準備着要你的狗命呢！

縣：（拍案大叫）不許亂說，真把我氣壞啦……真……真……真……

松：（冷冷的）這樣發瘋是沒有用處的，（向李）你知道我可以叫你死，也可以叫你生，要是打死你，那是非常容易，只要我說一句話，用不了一分鐘你就死啦，可是我不願這樣作，我要對你們說明，大日本帝國的皇軍不是像你們想的那樣殘忍，他們是很愛中國老百姓的，他們所要消滅的只那些土匪，那些反日份子，我

想你們是被欺騙啦，被人利用啦。如果你們一定願意打戰，我也可以給你們編成隊伍，給你們錢用，這不是很好的麼？

李：你們要殺就殺，中華民國的人民是不怕死的，你們不用對我講這些鬼話，你們的陰謀是騙不了我的！

縣：好不識體統的東西。（對松本耳語）

松：（點頭，冷笑一聲）……

縣：來！

乙：有！（卽上）

縣：帶下去押起來！

乙：是！（帶李明下）

縣：（陪着滿臉笑容）這些土匪，不知禮貌的東西，今天太冒犯松本先生啦。

松：我們要用他，就得想方法去對付他，這些人簡單的很，他既然可以當土匪，就

A：什麼？

縣：漂亮女子到有，不過這裏的女人不大開通，胆小的很，尤其你們幾位都帶着武裝，我想她們一定害怕，不敢見你們，那樣不是玩也玩不痛快了嗎？

D：這不行，軍人怎麼可以隨便卸下武裝來呢！

縣：請你們幾位相信我，我不是朝三暮四的人，過去我辦了許多案子，處決了多少反日份子，我要偏向中國人，我早不這樣做了。我的意思完全爲你們幾位玩得暢快，把鎗留在這裏，放一個人看守着，然後我們一道出去不是一樣嗎？

A：好，就這樣辦。（向D）你留在這兒吧

D：你們出去玩女人叫我看家，我不幹。爲什麼你自己不留下呢？

A：（向C）要不你留下吧？

B：好啦，誰留下還不一樣，我們回來你再去看，這有什麼不同呢。

C：好，就讓你們先去，算我倒霉，你們出去抱女人，我一個人留在家裏抱槍桿。

(日兵一個一個把卸下的槍交給C)

縣：(向)擺在那屋裏好叻，那裏很清靜，又沒有雜人。(向其餘日兵)我們走吧？

(CC把幾個人的槍措到另一個屋裏去)

B：(靠在椅子上，悶悶的)你們去吧，我不去叻。

A：剛才你不是同意的嗎？怎麼又不去叻？到是怎麼會事？

B：不要問理由，我不高興就不去。

縣：沒有關係，一道出去走走好叻，我們這城裏確實有幾個漂亮女人。沒有事，一個人悶在家裏幹什麼？

D：(把帽子往桌上一擡)不去就不去。人家都高高興興的想找點快樂，他却無原無故的鬧彊扭！

縣：不去也好，那麼請你們幾位在家裏等着，我帶她們到這兒來，大家快樂快樂好。

嗎？

A：好。我們就在家裏等吧。

縣：對不起，那就請你們少等一會啦。

A：沒有關係。要好看的，快點來呀！

縣：快！

(縣長鞠躬而退)

D：(把脚搭在桌子上伸伸懶腰)十幾天啦，沒有同娘兒們睡過覺，今天要好好睡上一晚。

A：昨天我碰見一個娘們，長的可真漂亮，我把她這麼一抱，(抱住B)她就「拍」這麼一下——。

B：(正悶悶不樂，順手給甲一個嘴巴)對啦，就「拍」這麼一下。

A：(一手搔臉，有點不好意思)這是幹什麼，一會小娘們就來啦，不必跟我發這

分怪脾氣。(又轉回話題)那個娘們可真野性，照着我的臉「拍」這麼一下。我真氣極啦，我說「大日本帝國皇軍的戰士要你睡覺，你敢反抗，好的！」(說着拿起桌上的筷)我照準她的肚子「際！」哈哈……你猜她肚子裏有什麼，哈哈……

D：我猜不出，人肚子裏除了心肝五臟還有什麼呢？

A：(笑着)不對，不對，有個小亡國奴，才這麼大(用手作樣子)哈哈……才這麼大……

C：這麼大？沒有出肚子的小亡國奴？三寸半，哈哈……三寸半……

B：(獨自坐在一邊，從懷裏取出一張照片凝視了好久，又取出一封信翻看一下，抬起頭來計算日子)八月十三……九月十三，十月十三……(很苦痛的低下頭)快三個月啦！

A：(停住笑)喂！不要想老婆！一會中國娘們來啦，給你選個小脚的，走起路來

一扭一扭那多有味呀！

(一面唱一面跳，舞步裏加着小脚女人走路的姿態，先是慢，漸漸快起來近乎發狂的樣子，拍手合唱)

啦啦，啦啦啦啦

丟下老婆丟下家！

來到支那打天下，

今天這兒明天那，

白天夜裏總撕殺！

家裏沒有米，

孩子叫媽媽，

娘娘沒辦法——沒辦法嘛！

盼着丈夫早回家！

啦啦，啦啦，啦啦，

阿彌陀佛老菩薩，

啦啦啦啦啦啦，

支那女人玩過八百八，

喝酒殺人不過癮，

快點收兵回家抱娃娃。

（唱得最狂熱的時候，隔壁屋裏突然一聲鎗響）

D：（驚急）怎麼？

A：不好！預備！（惶亂的找自己的槍）

B：（急收起像片和信）哎呀！我們……我……

C：(拔腿向隔壁屋子跑去)快拿鎗！快！……

(門外拍又是一槍，D受傷倒地，緊跟着進來三個武裝保安隊)

1：不許動！

(日兵A B一齊站住)

2：(拖進D來一個一個綁起，走到隔壁屋裏，拉出C來，已是個血淋淋的死屍)
他媽這小子，我在窗外看他抱着槍睡着啦，隔着窗紙我就給了他一下，打得正正當當的(又提起死屍的頭看看)一點不差，(轉身又走進屋去，把四個日兵的鎗一齊搯出)他媽的色鬼！這回還要娘們嗎！(下)

1：你們不要以為中國人都是豬，可以由你們任意奸淫，屠殺！有一口氣，他也要吃了你們這些狗崽子！

3：(在門口)立正！

(縣長上)

縣：對不起，使你門幾位受驚了。

A：（氣勢兇兇的）八個，沒良心的支那人！

縣：（心平氣和的）不必這樣兇，現在你威嚇不了我啦。我們無冤無仇，何必這樣呢？你們不想坐下來談談？

B：（猶疑的）談談……

A：（暴躁的）滾開！殘暴的支那人！你還想從我們嘴裏得到什麼嗎？

縣：殘暴的并不是支那人，是猖狂的日本軍閥，你們本來是好好在家裏過日子的，他強迫着你們到中國來送死！而中國的老百姓，本來是最愛和平的，可是被你們壓迫得不得生存，弄得沒有辦法啦，他不得不起來跟你們拚命！（稍停）你們也要把心地放明白點，仔細想想，究竟誰是罪魁禍首？

A：（爆裂似的吼叫着）八個鴨綠，混蛋的支那人，給我滾開去！你還想俘虜我們嗎？你想使大日本皇軍在無恥的支那人面前屈服嗎？

1：（不能克制地）

縣：（溫和的）自有辦法。（向日兵）你們平心靜氣的想，想在中國打了這幾個月的仗，你們得到些什麼？

兵：（低頭不語）……

縣：（更進一步）你們家裏的生活怎樣了？（感慨的）唉！我們都是一樣的人，我也有老婆孩子，可是現在我的家沒了，啦！你們家裏的人也一樣弄的不得活啦！這是由于你跟我的仇恨嗎？不是，我們誰跟誰都沒有仇，雖然不認識，但見了面都是好朋友！你們說對嗎？

B：（止不住的哭起來。點點頭仍舊沒有話）……

縣：你們要明白，我並沒有害你們的心。剛才打死那一位（指C）那是因為他看守着鎗，實在出於萬不得已。你們不要以為中國人都是沒有理性的，都是野蠻的。要知道那全是你們的上司，殘酷的軍閥，少數的野心家編造出來的鬼話，騙你們

的！（一轉念頭用親切的口吻）哎，你們到中國多久啦？

B：三個月啦。

縣：家裏有信來過沒有？

B：信是有的。接到信反而難過，家裏不來信到好，他們不想我，我也不想他們，死就死，活就活。可是一接到家信，到弄得牽腸掛肚，這個滋味更難受。

縣：請問這位，你有少爺嗎？

B：（悲痛的）有一個！才三歲，前幾天我老婆來信說，這孩子天天在吃晚飯的時候，坐在門口發呆，媽媽叫他進屋去吃飯，他說我等爸爸回來。唉！看目前這種情形，我還有回去的希望吧？（不能抑制的哭起來）

D：（站在旁邊飲泣；忽然大聲的）戰爭，殘酷的戰爭！我們有多少伙伴都被強迫着送到中國來打死了！我半輩子經營的生意，在上個月也歇業啦，我們一家子要靠它活命的，靠它活命的呀！現在什麼都完了！

縣：（又轉換話題）真對不起得很，剛才我講話不小心，引起你們許多傷心事（回頭向保安隊）把他們幾位解開；你們站到外邊去。

保：是！（下）

縣：我們只顧講話，忘記請坐啦，諸位請坐下吧！如果你們不嫌棄，我很想跟諸位長談談。

（日兵B D就坐）

B：現在我們還嫌棄誰呢？只要有機會能脫離這種瘋狂的戰爭，只要能够活命，我們也就夠滿足啦。

縣：不用這樣客氣。（轉臉向外）喂！來個人。

甲：有！（上）

縣：你去請保安隊的李隊長，教育局的趙局長，跟商會的周會長來，說我有要事請他們，叫他們就來呵！

甲：是——（下）

縣：從今以後我們都是好朋友啦，你們要什麼，儘管跟我說，我們大家想法活着！

D：（慚愧的）想起剛才跟你要女人時，那種瘋狂的心情，我真奇怪，爲什麼我變成這個樣子呢？幾個月瘋狂的戰場生活，不知不覺把我也變成野獸一樣了！

B：（回憶的）在家鄉的時候，他是個脾氣頂好的人，從沒有跟人衝突過。

（這時保安隊的李隊長上）

縣：隊伍都召集好了嗎？

李：好啦，（疑心的看着三個日兵問縣長）這三位就是……

縣：哦，我忘記跟你說啦，這三位是我們的同志，以後他們要跟我們一道幹啦！

李：（詫異的）哦——歡迎歡迎！你們幾位是怎麼來的？

縣：（打斷他的話）現在不談那些，我們談一談正經事。

李：是！

縣：我已經派人去找周會長跟趙局長了，他們馬上就到。一切事情要在今晚佈置妥當，明天拂曉我們就得下手，錯過這機會，我們全縣的人民都得遭難，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李：明白。

縣：（向日兵A）我想把松本先生請來參加這會，你們看怎樣？

A：怕也不肯吧。

B：你怎麼知道他一定不肯，不妨試試看。

縣：對，我叫人去請他，他要肯跟我們合作，又是一個很大的幫助。（大聲）喂，

來人！

甲：有。（上）

縣：你帶兩個保安隊的弟兄，去請松本先生來。

甲：是！（走到門外又轉身回來）趙局長同周會長到。

縣：請他們進來！

甲：（在門外）請你們二位到裏邊。

（趙局長周會長上）

縣：（笑瞇瞇的）快請坐，今天的事你們都知道了嗎？

趙：知道啦，有的老百姓都知道啦。

周：有的人家門口，不論大人小孩都瘋了似的嘻嘻哈哈的談論縣長。

趙：真的，我們縣裏，大年初一都沒有這樣熱鬧過。

（兩個保安隊帶松本上）

松：什麼事？對我這樣無理？

縣：松本先生，我們要抗日啦！

松：（被這突變的刺激使他感到迷茫）什麼？抗日？

李：我們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給中國的老百姓出口氣啦！

松：（忍住這侮辱，急轉身向日本兵）幹什麼，你們也在這兒？

縣：松本先生，請不要奇怪，現在他們也是我們的同志啦，不但他們，同時我還想請你先生也參加我們的會議，多多給我們一些幫助和指教。

松：（不理縣長，很嚴厲的向日本兵大罵）你們這些沒有良心的東西，敢背叛天皇，背叛你的祖國，幫助支那人打我們自己的軍隊，你們對得起自己，對得起祖宗父母嗎？你們就甘心作大和民族的公敵，連你們的子孫都不顧了嗎？

兵：（垂頭不發一言的立着）……………

松：你們要知道天皇叫我們進攻中國，我們既是他的子民，就應該犧牲一切担負起這個責任，這也就是我們大和民族的偉大和光榮！我們不應該因為自己的意志違背了天皇的命令，尤其不應該因為貪生怕死，就投降給無恥的中國人！你們懂嗎？（盯住日兵B）講話呀！都是死人嗎？大日本皇軍的威嚴都被你們侮辱了！完了！完了！

縣：（不耐煩的向保安隊）你們把他帶到一邊去。

保：（帶松本到一個屋角上）……

李：叫他呆在那兒，不許喊叫。

保：保不許喊叫，聽見沒有？

松：（錯亂的）聽見了，聽見了！

縣：諸位請坐，我們快開會。

（趙周李圍着桌子坐下）

縣：（向日兵）我看你們幾位多疲乏了，請到隔壁屋裏歇歇。

兵：好，一會兒見！（下）

縣：大家有什麼力量，什麼計策，都拿出來，用一個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縣外的敵軍一下掃清，絕不能遲延一刻。

李：城裏的保安隊我已經招集在一道訓過話，四門也都堆好了沙袋，每處配置上一

排人，每個重要路口，都放了步哨，城內的治安是絕無問題的。

趙：我有個意見不知縣長的意思如何？

縣：你說你的。

趙：我想——我們既然下手啦，就一不作二不休，請縣長下命令，叫全縣的人民有什麼傢伙都拿上，以保安隊爲先鋒，就這樣衝出去跟外邊的游擊隊匯合。

李：（興奮下）好，趙局長的意思我贊成。

縣：嗯——你的意見到很好，不過有一點是要值得慎重考慮的。（看表）現在五點一刻，天就要黑啦，我們要是臨時下命令，臨時通知，老百姓恐怕來不及，如果來得及，一切不成問題。我們還得用一夜工夫，一邊打一邊走，明天天一亮，必須要達到安全地帶，這是否可能呢？我們要注意到，明天日本飛機一定來這裏轟炸，假如我們不能達到預定地點，那些婦孺老少怎麼交代？這是一層。還有一個理由是我主張不開的；假如——我們帶着全班人馬離開這裏，第一敵人可以不

費一槍一彈白得一個縣城。第二我們倉促出發，一定有許多重要物品，糧食來不及運走，還不是白白便宜他們嗎？

周：對！縣長想的很週到。剛才我也是這麼想過。

松：（恐怖的）天皇！救救我！你是大和民族的主宰，不要使我侮辱皇軍的威嚴！

李：（火爆的）你吵什麼？再叫我斃了你！

松：哦……我……我不……不吵……不吵……（聲音漸低）

（遠處傳來羣衆的吼聲及鑼鼓聲）

趙：（思考的樣子）好，縣長的意思好！

縣：今天夜裏把所有的婦孺老少不能參加作戰的人，完全送到別處。（忽停住側耳

靜聽，詫異的）這是什麼聲音？

周：是老百姓知道了，他們又掛起中國的國旗，重見天日，高興得不知怎樣好啦。

縣：（嚴肅而愉快的笑）好！只要是願意打鬼子的都跟我來吧！（稍停）明天天一

亮，敵人的飛機就要來轟炸，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們要把全城約市民移出城外，留下少數部隊守門，留下一個死城讓他炸。

(門外喧鬧聲漸近)

——趙局長！你通知各校的學生，把他們編成決死隊，女校編成救護隊及慰勞隊聽候命令出發。

走：我馬上辦好！(下)

縣：周會長，你去統計一下全城的食糧及日用品，作一個詳細的預算，一概不許外運。

周：是。(下)

縣：李隊長！除了守門的少數保安隊以外，其餘的全部調出城外，分佈在四鄉，跟民團配置在一道，有敵人來攻，務必牽制住，則使他前進。我已經派人去通知×地的中央軍，跟左近的游擊隊，只要能支持到天亮，明天太陽出的時候，就是我

們殲滅日本帝國主義收復失地的時候！

松：（乘人不備，拔出身邊的短刀，照準胸口刺了一下，慘痛的）哦……啊呀……
縣：怎麼啦？

報告，這個日本人自殺了！

（羣衆的喧鬧聲，鑼鼓聲，鞭炮聲，越響越近）

縣：（沉痛的）他也該死啦！自從我們這縣城失陷以後，我沒有一天不對他陪着笑臉，執行他們吞滅中國的種種毒計！同時我也無時無刻不盼着今天的到來！我一方面奉承着敵人，一方面在祕密進行抗日工作（苦笑）哼哼，這一天終究給我盼到啦！我們全中華民族的老百姓到底起來啦！我們的抗日戰線一天一天強大起來啦！

（門外的聲音：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縣：（忍着淚）對啦！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又倒下去)

縣：(激動的)我們中華民國的人民又復活了，侵略者在強大的武裝民衆面前倒下去了！倒下去了！哈哈哈哈哈！

(他的笑聲隱沒在羣衆的喧嚷裏)

(幕下)

譯 編 卷
圖 書

8546

總發售社49953書號 ~~81284~~

2627

C.2V.3

宣 傳 劇

第 三 集

實 價 國 幣 三 角

編 者 吳 名

發 行 者 大 路 書 店

漢口交通路四十號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店

版 權 所 有 ★ 翻 印 必 究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六 月 初 版



4.6
27
13

\$.30